

竹潇在人群里无聊地出神，等待着今天主角的到来。

高大雄伟的大门如神殿入口般庄严，门柱两边的雕像不怒自威。竹潇躲在人群里，颇有些不自在。她不习惯这样拥挤的场面，也讨厌这里气派高大的一切。她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漫步在商业中心的乞丐，两边都是金碧辉煌的银行大楼，只有她低着头匆匆地走着，害怕会从哪里冒出来个警察对明显不属于这里的她吆五喝六。

她们在这里是为了等君洛。

君洛，当年在一个校园里念书的同学，如今已要爬上权力的顶端。作为日神血脉的继承者，在她作为执政官的母亲病危之际，由她接任是顺利成章的事。也许会有人质疑她的年轻稚嫩，但她一定可以胜任。在竹潇的记忆里，她从来就把什么都做得很好。积极地参加各种校园活动，就任学生会主席，在交际舞会大出风头，同时无可置疑地保持着战斗力和文化成绩的双第一。天之娇女，太阳，集诸神恩宠于一身，怎样的形容也不为过。毕竟，她本来就是日神血脉的继承者，注定是这个城市的主人。

而竹潇只是个躲在宿舍喝闷酒的蠢货诗人。她继承的血脉，是已经衰败到极点的酒神血脉。酒神的恩赐并不能提升她一点儿的战斗力，唯一的作用是让她能毫不费力地写下满纸胡言乱语，并且把生活费的三分之二花在酒钱上。当然，也只有她这样的落魄子弟才需要计算生活费了。她能 and 君洛这样的天女有四年同窗之谊，与其说是因为她血脉名字里的一个“神”字，不如说是出于其他神族的怜悯。大概，这衰败的血脉到她这里也就断了。

她和君洛为数不多的交谈是在文学社的活动上，君洛写下的措辞优美用典雅致的文辞赢得满堂惊叹的同时，竹潇蹩脚的胡言乱语只迎来一片礼貌的沉默和白眼。

君洛会把一切都做好的，竹潇想。而且，她从来不是一个人。那个永远跟在她身边的影子，古璃。总是尽力隐藏自己，陪伴着君洛支撑着君洛的她。排行榜上她们的名字挨在一起，学生会的名单上她们的名字排在一处，最高奖学金的照片上她们肩并着肩。毕业舞会上，当君洛踩着翩跹的裙裾跳出惊世的十连旋转时，古璃是她永恒平静的支点。她是她聚光灯下的影子，不瞩目而不可分割的存在。她把自己的身影收敛在君洛光芒之下，沉默如磐石，不声不语，但你知道她的牢固，坚不可摧。

何况，古璃还是失传已久的月神血脉继承人。在古老的传统中，一直由日神血脉担任执政官，月神血脉担任辅政官。但由于百年前月神一脉的衰败，这个古老的官职也就被废弃了。古璃，这个重新出现的月神族裔，无疑将同君洛一起登上权力的顶点。百年过去，辅政官的再次出现，无疑会将城邦的兴旺推向顶点。

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竹潇想。这个科技与神力共舞的时代，即将走向光明的顶峰。

人群骚动起来，把竹潇拉回现实。一辆火红色的跑车利落地转过街角，以堪比电控般的平稳度精确地停在酒店的门口。驾驶座的门推开，古璃穿着黑色笔挺的西装，带着白色的手套，优雅地走到另一侧的门边，伸手为女王打开车门。

一只红色的高跟鞋踏出来。鞋跟敲击地面，玉白的脚背轻轻前探，露出一抹匀净的苍白。修长柔顺的线条从脚踝顺着小腿延伸，没有一丝多余和残缺，饱满完美地沿着人心的形状勾勒。裙裾火红，在微风吹拂中如火焰般翻卷。她以无懈可击的风度起身，转向众人的目光带着温和的高傲，瞳色金黄如日轮，光耀威严，凡人不敢直视的神威。

她优雅地挽上古璃递过去的手。古璃关上车门，把钥匙递给一边迎过来的侍者，携着君洛向恭候多时的人群走来。

“感谢大家接受我的邀请，”君洛露出灿烂的笑容，“大家到里面叙旧吧。”

人群簇拥着她，缓缓向着厅堂内涌去。竹潇默默地跟在尾部，往里面走去。

精致的食物沿着自助餐台无尽地铺展，色泽丰润鲜香四溢，琼浆玉液随手可得。但没有人会在意食物，无形的风眼吸去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人们看似随意地走动，和迎面而来的老同

学谈起毕业后的见闻，酒杯轻巧地碰撞着祝愿美好的未来，目光却从杯沿上飞开，向着那权力的中心探寻。君洛优雅地端着酒杯在人群间来回，礼貌地招待每一位走上前的旧友，气度比当年更显沉稳，少了三分少女的稚气，端庄的神色间，已经再难探寻到一丝一毫心绪。竹潇并没有走上前搭话的欲望，她知道自己是这里身份最低微的人，收入甚至低于那些端着碟子走来走去的侍者。

就当是久违地好吃好喝一顿吧，她想。她毫无顾忌地挑着名贵的酒水开瓶，知道今天不会有人来责备她的浪费奢侈，反正，不是她结账。

随意地与几个对面相逢的相识打了招呼。水神，火神，风神，这些名门子弟如今都是各大部门的机要人物了，虽然不同君洛一般站在即将接任最高职位，但将来也无疑会坐上各自部门的头把交椅。双方虚伪地寒暄几句，都知道对方和自己并非一个世界的人物。

该死，竹潇醉醺醺地想。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

也许自己该走了，她想。自己真该走了。她踉跄地向门边走，酒喝得太多，地面都在轻轻地摇晃，天花板上吊着的水晶灯好像星星般闪光。可怜的酒神血脉啊，她还是和凡人一样地易醉。

她走到门边，古璃正从门外走进来。

“这么早就走了么？”古璃问。古璃是为数不多的让竹潇觉得还有几分亲切的人。作为被重新发现的月神血裔，古璃在十年前也是住在破落的贫民区中的。在这个万神殿里，大概只有她们两人懂得凉水就馒头的滋味，和泥土从指尖滑落的、朴素而亲切的感觉。

“没我的位置啊。”竹潇说，“别扫大家的兴为好。”

“其实和君洛说说话也好。和那些阿谀奉承比起来，她会更情愿和你随意地叙叙旧的。”

“可我受不了其他人的白眼啊，”竹潇说，走出门外。

“那，有缘再会。”

“古璃，”竹潇忽然回过头，“这个世界，是荒漠还是绿洲？”

“荒漠和绿洲加在一起，就是世界。”古璃说。

竹潇没有回答。她扶着墙，在昏黄的落日余晖中，已经走远了。

天色暗了下去。夜缓缓坠入空中，压低她遍布繁星的面容，对大地吐出浑浊的叹息。无月之夜，星光晦暗。

城邦郊外的一处武器库。年轻的男子站在车卡边晃悠，端着枪无聊地踱步。忽然，他生硬地停住步伐，直挺挺地向后倒下，恰好被一块巨石遮住。脑袋碰在地面上，开出鲜红的花朵。上边的岗哨低头看着报纸，根本没注意下面发生了什么。

领队放下枪口，挥挥手，示意小队前进。裹在黑色服装里的人们紧张地跟着领队前行。

“让我去吧。”跟在领队后方的一个女子开口。“我一个人就够了，你们相信我。”兜帽下看不清她的面容，只有一双瞳如燃烧的血般深红。

领队点点头，露出一个鼓励的微笑。他相信这位叫追夜的姑娘的实力，前几天已经向他们展示过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凭借着她，也许在地下潜伏数年的抵抗组织能真正凝聚起正面对抗城邦统治者的力量。

“我会切断电源，打开大门。门被我打开后，你们立刻发动进攻。”

“好的。”领队说。

追夜拉低兜帽，向前走去。一阵诡异的黑雾涌动，她身影顷刻间消失。哨塔里的电灯晃了一下，灭掉了。但岗哨来不及对此做出反应，他已经死了，额头中心开着小小的孔，被吸干了每一滴脑髓。

变配电室的门由厚重钢铁制成。她修长的指尖涌出黑色的阴影，门如碎豆腐般坍塌下去。她弹了弹指尖，黑色的阴影冲进室内，响起火花、爆炸声和垂死般的电流滋滋声。

这座军事堡垒顷刻黑了下去。经年未用的备用电源缓缓打开，检修失当的灯泡微微闪动着，预示着不详。下一刻，黑色的阴影闪过，所有的电灯都爆裂开来，留下满地玻璃的碎屑。

“敌袭！请求增援！”陷入黑暗的办公室里，中尉颤抖着发出他这辈子的最后一条消息。

大门打开。追夜拉低兜帽，靠在门边。

第一小队立刻行动起来，冲进黑暗的堡垒中。另一部分人手留在外边，他们是等待着战斗结束后搬运武器的，那才是本次行动的主要目的。

“地下室，入口在左侧走廊的尽头，”追夜说，“我们需要的武器在那里。”

密集的枪火从各个楼层向着他们倾泻。他们熟练地躲藏在掩体的背后，早已排练过千百次，同计划完全一致。

训练有素的守备军有条不紊地依次换弹，始终保持着密集的火力压制。拉环清越的响声响起，数枚手榴弹向着大门附近的掩体飞去。

“舞雪。”追夜说。

裹在旗袍里的另一个女子扯开束手的外罩。清寒的刀光闪动，以旁人根本看不清的速度，她跃起在半空中，密切的刀光闪过，切开袭向她的子弹，同时在每一枚手榴弹上划过。手榴弹齐刷刷地落到地上，安静地沉默下去。

剧烈的火光爆炸在庭院的中央。守备军已经顾不上计算损失，唯一重要的是自己的生命。火箭弹、喷火器被拉上来，红色的火光把庭院照亮得如同白昼一般。碎片四处飞溅，击穿不幸者的胸膛。低沉的闷哼声响起，几个人倒了下去。

奏效了。守备军振奋起来，进一步倾泻猛烈的火力。破碎的弹片像飞舞的死神游动，尖啸着夺走每一个被他触碰者的生命。血腥味、硝烟味、尘埃飞扬的气味，死亡的气味。

“该死！他们的火力比我们估计的还要猛！”领队慌张看着一个个倒下的战友。他躲在最隐蔽也最坚实的一块掩体后方，暂时还没有大碍。人群顷刻折损大半，剩下的人狼狈地匍匐在地面上，恐惧地祈求着好运的庇护。但死神无情地收割着生命，因恐惧而蜷缩颤动的躯体忽然地僵直，然后侧向一旁倒下，四肢松开，不再动弹。

“不，和我估算的一模一样。”追夜说。

领队茫然地望着她，不明白她话里的意味。

“你看，这样的火力，”追夜说，“刚好够杀死你们所有人，除了我和舞雪。”

她拿着一块掉在地面上的弹片，狠狠地扎进领队的眉心。领队没发出一点声音，简单地死掉了。

“明天起，我就是领队了。对不住啦。”追夜说。

她对着阴暗中待命的舞雪做了个手势。寒光闪动，瞬息之间，二三楼正在装卸弹药的守备军尽皆毙命。仅有的能做出抵抗的是火神一族安排在这里的人员，他们催动着火红色的刀刃，摆出拼死一战的架势。但他们能做的只是狼狈地架住袭来的第一刀，然后被无法理解的第二刀砍倒在血泊中。

结束了。追夜走到大门边，示意留守的人员进来搬运地下室里的弹药。

真顺利，她想。她高兴地哼起调子，苍凉旷远，像北方雪山间呼啸的寒风。

此时，古璃正扶着被醉醺醺的君洛下车。君洛靠在花园中的垃圾桶边，难过地呕吐起来。她其实一点儿也不想喝，一点儿也不想听那些虚伪的奉承。可是又能怎么办呢。

二十公里外的地方，竹潇推开老旧宅院的门。空空的庭院里没有一个人，她的脚步声被深邃的走廊延长到灯光的尽头。她跳上卧室的窗台，赤脚贴在冰凉的瓷砖面上，望向窗外的满城灯火。

毫不相关的三种人生。无数命运的齿轮吱哑哑地转动着，没有哪一枚齿轮知道自己的究竟有什么作用，会把谁的命运带向何方。无数的齿轮咬合着，累积起来，构成混沌不明、无可预测的命运本身。

宴会的一周之后，君洛正式接任执政官一职。

她的就任仪式和古璃的辅政官就任仪式同时举行。踩着鲜红的地毯，在鲜花音乐的包围中，她穿着红色的长袍，每一根纱线的红色都那触目，像是纤细的彼岸花叶。她的步伐优雅而凛然，完美地结合了女子的柔美和神性的刚强，如同日神本尊降临到世间，带着不可触犯的威严。

而她的身侧，古璃穿着银色的纱裙，如同身披凝结的月华。她尽力收敛着气场，力图让自己的步伐显得恭谦，但藏不住她惊世绝伦的美，每一根发丝反射的微光都浸满她的美丽，轻易地夺去旁观者的呼吸。她同君洛手挽着手，缓缓地向祭坛走去。

在一系列漫长的宣告和祝词后，祭司取出金色的日神冠冕和青色的月神冠冕，冠冕飘起在空中，缓缓地降到她们头上。她们庄严地登上祭坛，割破指尖。金色和银色的血液滴在祭坛上，一金一银两簇圣火飘摇而生，悬浮在空中。

从这一刻起，城邦的最高权力正式移交到她们手中。

“那么婚礼我就算给你办过啦，”君洛说。她背靠着床头，古璃趴在床上，被她把头抱在膝盖上，轻轻地拍打着。若有第三人看见这一幕，这威严尽失，如柔顺少女的君洛，大概会被她立刻用神力杀死吧。

“今天看起来像是你娶了我，”古璃牵过君洛放在她头顶的手，送到唇边轻吻，“盛装登场的日神小姐，娶走了穿着银白婚纱的灰姑娘。可是我也想娶你一次，穿着我更习惯的黑色西服。”

“会有的，”君洛轻轻拨弄古璃的嘴唇。“等这一切都忙完后。现在我们还需要向他们证明我的能力。等到那些躲在幕后的人都乖乖闭嘴的时候，我能给你整个世界。”

“我只想要你。”古璃把脑袋向前抵了抵，贴在君洛柔软的小腹上，伸手环住她的腰。她们不再言语，安静地享受着午后的时光。

得益于根深蒂固的家族势力和稳定的权力机制，作为年仅二十多岁的当权者，君洛并没有犯下什么错误。需要她亲手处理的政务并不多，加之古璃高效率的工作，倒让她看起来有些无所事事，一天有一半的时间花费在修炼场中。

但她明白，自己的地位并不稳固。过于年轻，过于稚嫩。古璃是她的支柱，也恰恰是她的软肋。在成为辅政官前，一向低调的古璃并没有吸引过多的关注。但就在今天，元老院已经有人提交了一份关于古璃血统的调查申请，理由是她的血统存疑。

她翻开那份调查资料，摊开在桌面上。

资料上显示，在十二岁前，古璃并未表现出任何的血统天赋。她的血统像是在一夜之间觉醒的，真如同月神的恩宠。同时，她的父母姐弟也根本没有任何血统天赋。再往上调查线索就断了，贫民区户籍的混乱管理，连古璃的祖辈是谁都无法查出。

可她展示出的能力又是毋庸置疑的。她的文化和竞技成绩都是她堂堂正正得来的，和她在一起的快十年里，古璃是唯一一个走进君洛内心的人。

君洛还记得她们初见的时候。作为至高无上的日神之女，她已经习惯独坐在山峰，仅仅接受别人的仰视。可忽然间冒出来一个月神血脉的继承者，她心中怀起少女微妙的敌意。她幻想着那个女孩的模样，拥有如此尊贵血脉的人，风度也应当同样华贵吧？君洛对着书中古老的月族画像勾勒她的容颜。眉如清冷弦月，洗凝的肌肤不染铅华，带着不可侵犯的神圣，哀悯地蔑视众生的目光。她会披着一袭银纱，身姿飒然，与她一样强势而凌厉地踏进学院的大门，镶嵌着水晶的高跟鞋哒哒地敲过地面，裙面飘动着闪烁晶莹的辉光，夺走来迎接她的人的魂魄。从此，君洛迎来她在学校中难缠的对手，地位的挑战者。

可当学院古意的石门被推开，走进来的却只是一个低着头、有些畏畏缩缩的小女孩。面色苍白，手臂消瘦，套在明显大一号的麻布衣里，手指不安地在粗糙的裤面上抓挠。轻蔑的笑声在人群中飘起，高贵如斯的月神血脉，竟就是这样一个小土妞。她惊慌地抬起头，不知该对这些笑声作何反应，对上君洛正看着她的目光。

白色清澈的眼底，镶嵌着黑亮亮的瞳。磐石，那一刻君洛想，磐石。不需要多余的解释，她立刻明白了，古璃不是她地位的挑战者，她只是一个被命运无情地玩弄的孩子，被忽然地抛进新世界的不知所措的少女。

在众人的诧异目光里，君洛大步向前走去，牵起她温热的小手。尽管才十三岁，那双手却是君洛触碰过的最粗糙的手，布满生活的刻痕。她的嘴唇微微翕动，却吐不出完整的话语，淡淡的红色泛上枯瘦的面容，最后只是恭顺地低下头。

“我带你在学校转转吧。”在众人怪异的目光里，君洛说。她拂了众人的期待，没有选择带着她们一起嘲弄新来的灰姑娘，而是走到了人群的对面，牵起她的手。

从那一天起，在她们心中最深的世界里，就已经只剩下了彼此。

牵起了她的手，就没法再无所谓地放开。带着她熟悉校园的各个角落，祭祀神明的雄伟教堂，后山上的池塘，摆满蔷薇的温室，老旧的藏书阁楼，古雅宽敞的教室，最后是自己奢华明丽的住所。拿出自己几件不常用的衣服给她换上，鲜艳的颜色略略盖去她面容的苍白，她的眼神却仍深藏着不安。

不顾仆人的劝阻，为她特意在房间里腾出一个角落，放下一张小小的床铺。带着她补习功课，在众人都走尽的教室里，古璃安静地趴在书桌上写字，而君洛透过玻璃窗眺望着夕阳，红色的余晖洒在操场上，放学的钟声早已散尽，安静的教室里只有时钟滴答的声响。她偷偷瞄着古璃，笔杆被落日在本子上拉出一道细长的影子，低垂的眉眼认真而专注，一丝不苟地书写着歪歪扭扭的字迹，丝毫没注意到君洛的目光。

少有的，君洛什么都没做，却觉得放松。为了与自己拥有的虚名相称，一直拼命地学习修炼的君洛，此刻却只想就这样安静地坐在她的身边，希望夕阳可以落得再慢一点，再轻一点，直到把她们的影子藏进世界的尽头。

也许这一刻已经永恒了。当夕阳落下地平线那一刻，后来发生的所有的事，都不过是虚妄、流动、易碎的幻影。真实的世界里，她仍坐在窗畔眺望着落日，古璃的笔还在纸上来来回回。

君洛赶走了家族派来服侍她的仆人，而古璃则默默地接过了所有琐碎的工作，从洗衣服到折被子，那都是她早就习惯的。君洛一点点教会她高贵血脉应有的礼仪，用餐时应当注意的细节，交谈时得体的语言，行走时不能奔跑，时刻注意裙边不要翻起。当然，君洛从来不需要也不屑于遵守这些乱七八糟的繁文缛节，她只是不希望古璃身后又响起那些刻薄的话语，抨击她的出身，嘲讽她傻傻的样子。

君洛为她梳理妆容，但古璃并不喜欢花哨造型，在君洛为她摆开的各式发簪名贵珍物间，古璃精准地挑出一根橡皮筋，利落地扎成一道马尾，笔直地垂在脑后。那些君洛塞给她的华

丽服饰，她只有在舞会时才颇不自在地穿上，平时都裹在低调而方便的男式服装中，安安静静地跟在君洛身边，像一道影子。

君洛还记得最初上实战课时她狼狈的样子。她对阵的是火神血脉中一个并不算厉害的少女，在实力上与火神的正统继承人霄壤之别。

那少女架起特制的刀具，红色火焰的力量涌动，刀身上喷吐出蓬勃的焰气。庄重地把刀架在身前，虽然仍显稚嫩，但有板有眼的架势表明她受到的系统训练，无疑出身名门。

而古璃仓皇架起的长剑完全是破绽百出。唯独在战斗上，君洛无法帮上古璃多大的忙。每一派血脉在传承天赋的同时，也在传承自己战斗的方法和技巧。水，火，风，雷，日，继承的血脉不同，所独有的战斗方式也天差地别。而这些战斗章法又恰恰是各血族的内门机密，绝不可展示外人，于是月之血脉的战斗方式自然也随着血脉的衰落而消失了。古璃所能习得的，仅仅只有众人通修的基本技巧。

那女孩挥动注满火焰的刀身，越步前攻。古璃催动剑身，迅速地向着刀来的方向招架。单凭着血脉的优势，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这次碰撞都会是古璃占到上风。

但是碰撞没有发生。那女孩的刀如火焰般鬼魅地飘摇起来，以一种旁人根本无法理解的弧线绕开古璃的剑身，狠狠地击打在古璃的腹上。

一招分胜负。战斗的技能对能力的提升是巨大的。古璃狼狈得向后跌倒，未开刃的刀身在腹部留下一道紫红的印记。耻辱的印记。

从那以后，古璃的修炼变得更频繁，更刻苦。她总是最后一个从练习室里出来，流连在图书馆那些蒙尘的古籍间，查阅着流落在岁月中的月族剑法残存的点滴痕迹。君洛也为她找来族中关于月族招式的记录，但都停留在关于表象的描述，没有关于招式究竟如何施展的记载。在日复一日的修炼中，古璃渐渐地也能使出招式了。但，并非那些月族招式的复现，更多是她自己在战斗实践中的独创。她被迫走上了一条同先辈不同的道路，不同于留在记录中的月族剑法的轻灵飘逸，如月般空明柔美，舞动间取人性命于无形，古璃的剑法带着沉重的杀伐气息，一招一招都来自最纯粹的实战经验，没有融进那些与血脉力量相关的诗意见象。确切地说，她放弃了月族惯用的长剑，而选择了开单刃的长刀。她的挥得快，于是她就把刀挥快到极致，凡人仅能捕捉到刀身在空气中留下的一弧清冽辉光，甚至无法分辨她是从哪侧开始挥刀的。这与典籍中记录的犹如祭月之舞的柔美剑法，已经是完全不相干的两种技术。

纯粹、直接、利落、狠辣，直击要害。那个曾击败她的女孩，早已不是她的对手。当那火焰飘摇的刀身再次试图划出那鬼魅般的弧度时，古璃久经磨练的眼已经直接准确地计算出刀身移动的可能，轻易地挥开裹着火焰的刀身，顺势而下，直接将那刀从女孩的手中击飞出去。

冥冥之中，古璃的刀法倒更接近于君洛一派的传承；日之一族的剑法大开大合，张弛之间力量如江河涌动般恢弘，以绝对的力量和威严压倒对手。古璃的力量更收敛，不散发出君洛那般强大的气场，只求抓住每一个要害，击中每一个痛点。

等到她们十八岁的时候，古璃已经成了唯一能和君洛对打的人。她们使用的剑刃都用特殊材料制造，这是为了适应她们恐怖的斩击速度：全力时甚至能达到3马赫，而除去她们，剩下的人连音障都没能越过。

但她永远都像个影子。在君洛的茶会上，众人品尝着红茶甜品，谈论着各种风情趣事和上层要闻的时候，她只是默默地坐在君洛的身边，把玩着杯子，目光越过人群，望向不知何处的远方。

这一切都是自然的，君洛想。月之血脉，自然会成为与她相衬的存在。相比古璃在外的表现，更令她惊讶的，是古璃慢慢地丰腴起来的手臂，高挑紧致的身材，和修长白皙的双腿。那个裹在麻布衣里的小小女孩不见了，与她最初幻想相同的天女从书中走了出来，降临到她的身边。

花苞从绿叶的怀抱中探出头，沐浴着清晨的露水，等待着第一缕柔和的春光。鸟雀在林中婉转地啼鸣，在枝叶欢快地来回。新生的嫩芽贴在棕色开裂的树皮上，抽出带着鲜白色的叶尖。新生，萌发。孕育着一切希望和可能，怀抱着所有梦想和期许。

这份已经挥之不去的感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那个初见的时刻开始么？不会的，那时自己……只是单纯地想要帮助她。只是无法忍受那可怜女孩不知所措的模样。可等回过神来，自己已经离不开她了。习惯了对面床上传来的平稳的呼吸声，习惯了为她梳理乌黑的长发再扎成一束，习惯了只要张开手，就能得到的温暖坚实的怀抱。

也许要怪罪于激素，怪罪于青春。那些名门子女之间的亲事往往很早就敲定，虽然早就自由恋爱的时代，不过以他们的社会地位而言，选择本也十分有限。早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少女少男们就已经在校园里挽着手走来走去、偷尝亲吻甜蜜的滋味。茶会上，少女们捧着新沏的热茶，谈论着比小磁盘的蜂蜜蛋糕更甜腻的话题，下个月又能参加谁的订婚宴席，要穿什么样的礼裙才能压过未婚妻的风头，怎样在跳舞时勾走众人的目光又不显得轻浮。而古璃仍只是和平日一样默默无语，君洛微笑着回应四面八方飞来的奉承，却只在意她凝望着远处的目光，和她轻闭的淡红色唇瓣。

“你在想什么呢？”君洛曾问过她。

“我的姐姐应该已经开始工作了。她或许到了家旁边的杂货店里打杂，或许上了那些生产服装的流水线。我的弟弟很快就要工作了，他会进那些沉闷阴昏的矿洞，就像我的父亲一样，一个月回一次家，带回一笔恰好够用的钱，睡一晚又匆匆地离去。又或者，他没学好，从家里逃出去，天天混在狐朋狗友的家里。可我都不知道，”古璃说，“而我只是在这里。”

“等我们掌权那天，你会有机会报答他们的。”君洛只能这样安慰她。

与那些浮夸的风言风语和矫揉造作的茶会无关吧，君洛想。可她还是弄不清这份感情究竟时什么时候钻破了那层薄薄的土壤，在她的心面上伸展开柔嫩的枝桠。凌乱的记忆在她的脑海里旋回。

也许是连绵无尽的雨，她想。按照这学院里多的数不清的繁文缛节之一，作为学生会长的她有照看那玻璃温室里的花朵的职责。三排陶瓷花盆，端着水壶一盆盆淋浇，古璃站在她对面，学着她的样子洒下晶莹的水滴。溅起的水珠挂在叶片上，倒映着玻璃天顶，却不是天蓝，而是青灰色。

玻璃上传来细密的敲打声。视野渐渐朦胧，屋外树枝轻轻地晃动，刮擦着玻璃面，留下昏黑的影子。小小的溪流在墙面上流淌，洗落晴日里飞扬起来的灰尘。抬头，雨滴在天顶上敲打出千百朵透亮的花，瞬息盛放，瞬息凋零，生生灭灭，流转无常。

古璃坐在台阶上，和她一样望着天空。她那么安静，好像快要消失在雨中一般。诺大的世界被雨水切开，只剩下这间小小的玻璃房子，只剩下她们两个人。那些喧嚣的言语都消失了，也不再有浮夸的宴会要赴，不再需要为了家族而爬上最高的位置，所有要做的，仅仅是就这样在台阶上坐下，听这场永不停歇的雨，或者再大胆一点，靠上她雪白的肩。在这个只属于她们的小小城堡里，连言语都不需要，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微笑，就已经足够。

一切都那么轻盈，就像仍停留在花叶上的露珠。

最后，是那些她永远无法忘记的夜晚。

难以入睡的她望着黑色的天花板上，微弱的月光被水晶灯反射着，揉碎成星星点点的乳白。丝绒的被子搭在身上，尽管轻盈，却令她觉得难受。古璃的呼吸仍同往日一般平稳，轻柔而绵软，如落在雪上的羽毛。她偷偷爬起来，看着古璃的睡颜。睡着时的她更美，灵魂放下白日的戒备，不再刻意绷紧收敛自己的美貌，露出最本源的清澈模样。睡前洗过的肌肤近乎透明的纯白，神秘的圣辉落在她修长的眉间，如同圣女般纯洁。她的每一处线条都出自最工巧的仙人之手，恰到好处的比例，无可挑剔的美。像是只在深夜绽放的昙，笼罩着薄纱般雾气的清澈溪流。

君洛那样安静地凝视过她多少个夜晚呢？又是从什么时候起，自己开始一点点接近她的床铺，忍不住打破这宁静和柔美，为此背负永世的罪孽也在所不惜呢？

古璃那么自然地接纳了她。她的吻技很青涩，呼吸急促而凌乱。慌乱的神色竟然出现在她的脸上，更激起君洛进攻的欲望。灼热的气息。颤动的眉。挤压的触感。发丝摩擦肌肤的质感。睡衣滑落的轻微声响。呼吸拍打在肩头。凌乱的丝带。枕头柔软而充满弹性。涌动的火焰。紧扣的手指。被单的皱纹。山巅和云端的遨游。青涩的一切，全新的陌生的感觉……日和月的交融。宏大的和声。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君洛从回忆中惊醒。她的手里那份关于古璃血统的质疑报告还半开着，古璃已经走了进来，把处理好的文书放在她的手边。

“就剩你签字了。”古璃说。

“你代我签就好。”君洛说，“你现在的字可比我好看，不像当年那个只会写得歪歪爬爬的小姑娘了。”

“那是什么？”古璃随意地扫过君洛正阅读的报告。

“不重要的东西。”君洛把报告从后往前合上，看似漫不经心地丢到一边。“都处理完了的话，晚上我们好好地吃顿饭吧？你最近忙坏了，我倒偷得清闲。”

“你有更重要的事要思考，我处理的都只是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古璃说，走到君洛的椅边，低头在她的额前轻轻一吻。“那我去跟管家说一声。我在楼下车库等你。”

“好的，”君洛说。“我把这些文件都签掉就下来。”

古璃走去门去。君洛贴到门边，确认她的脚步声消失在电梯中后，走到桌边，拿起那份质疑报告，紧紧地捏在手里。红色的日神之力从指尖崩发，迅速蔓延到这沓纸张的每个角落，静态的高热无声地涌动，一息之间，白色的纸张如枯萎般变为炭黑色，随着一道道裂纹崩裂开来，消散成无数点灰尘，了无踪迹。

她也不去管那仍待签字的文件，拉开门，哒哒地走出去，脚步变得轻快起来。

墨湘饮尽最后一滴苦涩的液体，把玩着白瓷杯，看着窗外夜色发怔。

她习惯在写作的时候喝咖啡。不是想要提神，夜晚是她一日中最清醒的时刻，无需多此一举。她是为了灵感，随着苦味在舌上蔓延，混杂着幻觉的记忆便会为她打开旅途的大门，通往回忆深处的金色秋野，或是噩梦凝视的黑色海洋。她热衷于用键盘记录下这些转瞬即逝的梦幻，收集曾触动心弦的印象。

可她现在只是对着夜色发怔，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她常常陷入一种漩涡，觉得自己的文字没有意义，毫无价值。能写下什么呢？景色？和画家相比，实在拙劣了些。哲理？没有答案的问题。她也从未学会那些文哲专家们的术语和话语体系。现实？她从来没有看懂过现实。她写的东西只有自己读懂，也只有自己会看。

她草草划掉刚写下的一行，合上本子。没有价值，她想。毫无价值。堆在书桌角落里的草稿，诗，小说，戏剧，全都拙劣不堪，一文不值。

她站起身。屋里没有开灯。窗外，江水倒映着对岸商业街繁华的灯火，滨江路上车来车往。她提起垃圾袋，往楼下走去。

楼梯间的墙上涂满涂鸦，灯泡昏暗惨白。还在学写字的孩子拙劣的涂抹，常见的宣泄爱意或恨意的字句，还有些没头没尾的诗句，笔墨浓淡深浅不一。也许那些弯弯扭扭的大字和那些工整而含义莫名的诗句出自一人之手，墨湘想，这些都是时光冲刷下的痕迹。她走到楼底把垃圾扔进桶里，呆滞了片刻，迈向楼外污浊的夜空。

一江之隔。对岸的马路上车流不断，灯火喧天，这边却如坟场般寂静，窗户里飘出的昏暗灯光如墓碑旁的幽幽冥火。再往深处探寻，这贫民区里也潜藏了同墓地一样多的污垢，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涌动的暗流。

路上没什么人，路灯闪烁不已，地砖时而松动。墨湘喜欢一个人沿着江边散步。她没有血脉，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凡人。这一片贫民区是无血脉者和低贱的兽类血脉杂居的地方。虽然有着人对于兽的莫名优越，但对于她这样的普通人而言，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她都不如那些混杂了兽类生命力的“卑贱”物种。他们在这里可以从事各种体力工作，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墨湘在这里，只是因为她没法到对面去。

白昼是她的恶魔，刺眼的日光咆哮着，驱赶着她为着生计四出奔波，喧嚣浮华的噪音挤压她的耳膜，浓郁甜腻的色彩污染眼底的清澈。唯有夜晚是温和、甜美、平静的，坐在家中随手写些没有意义的文字，或者一个人在江畔散步，只有在这些时刻她才感到自己是活着的，灵魂在呼吸、思考，试图在虚空中刻下存在的痕迹。

沿着阶梯下到江边。

江水缓慢地拍击着沙地，远处的景色模糊在黑暗里。

白色琐碎的泡沫翻涌，卷起又散开。

夜色多么甜美，多么温柔啊。夜色赐给她宁静，最珍贵之物。

夜色同样是一面镜子，镜框里是一个空空的黑洞，无底的深渊，看过去，映出灵魂本身的样子。只有夜里她才面对最真实的自己。白天她总不得不忍受与这个世界交流，也就不不得不忍受自己的无能、愚蠢和失败。

她沉默地出着神。隐约，她感到谁在往这边走。她扭头看去，一个身影摇摇晃晃地走来，右手垂在腿边，拿着一个半空的瓶子。是个和她年纪相仿的女生，长头发乱糟糟的，衣着正式而凌乱，领子和袖口都胡乱地翻着，打在胸口的丝带松松地摇摆。

那女生抬起头，对上她的眼神。墨湘的心有种被揪住的感觉。不是被她精致的脸庞或者白皙的皮肤，而是那道眼神。那道迷离、茫然的目光，让她感到好像是在照镜子。灵与肉，墨湘想——你说不出来灵魂究竟是个什么，那躲藏在皮囊下的精灵——灵魂不从那些精致的五官和匀实的肌肉上表现出它来，而是在更细节精妙的地方，像是面部肌肉线条轻微的变化，一个眼角的弧度，嘴唇的翘起。小小的细节堆在一起，你便知道那皮囊后躲着一个操控的精灵，却仍说不出来它到底如何，摸不着它的模样。

那女孩开口了。

“这个世界是荒漠还是绿洲？”

竹潇忘记自己何时走得那么远了。从作为商业中心的半岛上出发，一路走一路喝，坐在广场上发呆，在滨江公园的花坛旁坐着看日落。太阳一点点变得深沉，慢慢地坠到江对面那片低矮破败的贫民楼中，昏黄色的光芒迟滞而凝重地在天空中扩散，黏附在翻卷的云上，和灰蒙蒙的光影交织一处。汽车的鸣笛和尾气从身后传来，无形的灰尘一直飘飞到天空中。真脏，她想。像是沙漠。日落时的城市天空，没有沙子的沙漠，同样干枯，吸尽人最后的精血。看看对面的破楼吧。墙面上的痕迹多少年了？角落里的污垢何时有人清理？

路灯一盏盏亮起来了。夜色坠入天幕，她慢慢地向着大桥走去。清冷的白光拂着脚底的瓷砖。向后看去，半岛上的摩天楼仍灯火通明，玻璃窗中透出干净的白光，时有人影晃动。最高的是那象征着权力的通天塔，君洛很快就要成为那里的主人。

而前方，灯火似乎延展到桥头就断掉了。驱散不开的阴影笼罩着岸上的一切，灯光也只得瑟缩在自己的小小灯泡里。但她感到放松和亲切，越发欢快地沿着路走。

一个女孩的人影出现在视野里。那女孩正站在江边，望着对面的灯火发呆。她是这个世界的人。而竹潇不属于对面的世界，也不属于此岸的世界。她忽然涌起与她交谈的欲望。摇摇晃晃地，她走上前去，问出那个她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的问题：

“这个世界是荒漠还是绿洲？”

“这个世界是一条河流。”墨湘说。

“喂喂，你只是在逃避我的问题。”

“可是它不是沙漠也不是绿洲，也不是沙漠和绿洲的共存。它是沙漠和绿洲的混合，绿洲有被风暴和炎热化作沙漠的一天，沙漠也有重归繁华昌盛的时候。所以它是一条缓慢的河流，在沙漠和绿洲间流动。”

“那它现在是什么？”

“我不知道。”墨湘耸耸肩。

竹潇侧身，也面对着江水。她抡起胳膊，狠狠地把酒瓶子砸进江中。“我也不知道。忘掉它吧，我就是酒喝多了文青病犯了。”

“你不像是这里的人，”墨湘说。

“我从对面散步过来的。”竹潇说，“可我也不算是对岸的人。我不知道我属于哪里。也许我更宁愿属于这里。”

“你是做什么的呢？”

“我吗？我是个二流超现实主义诗人。”

“听起来不太吃得饱饭。”

“那你呢？”

“我是个三流自动写作法作家。”

她们哈哈地笑起来。“给我讲讲你的作品？或者你的思想？”竹潇说。

“我可没钱上对岸的大学，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思想，”墨湘说，

“我就是随便写写。什么作家，白天的我只是个到处打零工的人。”

“可我也没什么诗啊，”竹潇说。

“我一直在追求一种答案，”墨湘说，“虽然这听起来真的很蠢，也很中二。一种生命之谜的答案。我想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活着的价值是什么。”

夜风吹过，撩动墨湘的长发。她披着一件黑色的风衣，手抄在口袋里，胳膊帅气地拐出一个棱角。她的口气带着些微自嘲，又带着些微自负，说起宏大的命题。但在这样安静深沉温柔包容的夜色里，一切在白昼显得空虚愚蠢的话题都允许被交谈，一切发自灵魂的无用渴求都允许被满足。

“我是个很自负的人，曾一度自负地追寻过某种绝对，或者真理。那时我试图把自己躲进透明的通天塔，那些公式、定理、符号构成的绝对之物。但可惜，我很快就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说实在的，我羡慕那些接近世界本质的人，但是我没有这样的天分。

“然后我就安慰自己说，其实那些东西也并非真理。物理永远只是世界的近似，而数学则是纯粹的形式。科学只是另一种宗教。这些反智的、卑劣消极的言论只是弱者遮羞的词句，你会不会这样觉得？离开科学后，我试图在哲学里寻找安慰，但同样是徒劳。哲学的混乱从

整体上说就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根本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答案，有的只是观点、立场和无尽的纷争与混乱。

“我离开了这一切——或者说，我从未有资格真正进入它们。它们的门槛太高了，高的几乎没有人可以进去。千年来真正懂数学的人有几个呢？没有人理解数学。我们只是习惯数学。没有人理解世界。我们只是习惯世界。

“我转向在文学里追求答案。我欲望很大，野心很大，想看遍所有的书，写下所有的文字，想拥有愿意拥有的一切。文字的确能激动人心，在别人的精神世界里，一次次地向着生命之谜的答案发起追击，好几次，我都产生过我知道我自己为何而活的错觉——但是，一般来说这样的激情不会维持到第二天起床的时候。而且，当我想自己下笔写出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即使在书写的时候满怀激情，第二天再看的时候，又会感到自己的文字是多么不成熟、幼稚和庸俗，于是草草地扫进废稿堆里。

“所以我想，我追寻的那些静止永恒的纯净和绝对是不存在的罢。”墨湘说。“这个世界是一条恒转流动的河，从过去向未来的流动里，没有任何事物是静止不动的。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渐渐地，我从一个追求绝对的人，变成一个追求幻影的人了。

“当然，我没有之前形容的那么理想主义。我也会享受物质生活，我厌弃不了欲望。可我也不愿屈服于它。我是最普通的怯懦者。最平凡的沉默者。痛苦的自我生产与消化者。我浮躁我庸俗我怯懦我无能。我反抗不了世界。它羞辱我折磨我我无能为力。随着时间流逝，越发觉得乏味，觉得空虚，虽然我根本没什么钱，也没有过什么享受。一种口渴的感觉在大脑皮层里烧灼……生命的渴何物可解？到头来，我还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能等着时间的河慢慢地把我冲刷掉。”

言罢，墨湘才觉得有些尴尬。她为什么对着一个才见面的人说这么多没头没脑的东西呢？这都是夜色太温柔的错吧。

“我也许理解你的感受，”竹潇说。“求而不得，永恒的矛盾。当绞尽脑汁想写出与那些大作家一样的文字，我就会痛苦。曾有人把写作比作是分娩，思考的痛苦是临盆前的阵痛。对天才而言或许如此，但对我这样的大脑僵死者，顶多生出一个死婴。所以我常常对自己说，还是只阅读的好，却又管不住下笔的手，零碎地写下无数无价值无意义的废稿。其实何苦呢……说到底这样的行为不过是打发自己的时间，和那些在酒色欢娱中打发时间的人相比又有多么高贵呢？只是出于一种自我满足和自我表达的欲望……可既然大家都知道并在自己证明无言思考孤独者、沉默印象收集者的存在，我非要多声聒噪又是何苦呢？写与不写、写什么的问题，归结到最后还是理想与现实、虚无与实在、清晰与混沌的问题。这一切缠绕在一起，比一切的扭结都更难以打开……这世界上也许有一千亿个从未开口的诗人。我真是拙劣啊。”

“说到底，不知道自己算什么。”墨湘说，“没钱，没权，平凡，庸俗。却又不甘心。我没有爬塔的能力又不愿烂在地里。只能挣扎着扭曲着渴着饿着痛苦着双眼干涸着发不出话语着吊死在半空里。”

“我知道自己不算什么，”竹潇说。“可是你说的钱、权，对岸的那无尽灯火……你真以为那里就有什么吗？是的，可以把我的话理解为酒鬼的胡言乱语和失败者的自我安慰，但我还是想说，那片灯火里有的也只是华丽包装的空壳，用衣裙珍宝点缀的虚伪，用学历天赋掩盖的兽欲。如今是理性和自由的时代了，可这个‘理性’，这个‘自由’，从内到外都散发着欲望的臭气，带着兽性盘根错节的恶臭血管，供养阴暗滋长的罪恶肿瘤。是的，如今人们已经知道没有神了，没有谁会来审判这一切，可是我还是要说，这个欲望横流，自由的流氓遍地恶臭的世界就该被毁灭，有什么问题？”

“我们两个同病相怜的 Loser 啊，”墨湘说。

她感到被轻轻地抱住了。竹潇的体温贴着风衣传进她的身体，她蕴满酒意的气息混杂着少女的体香，反而说不出的好闻。

“我们回家吧，”墨湘说。

于是她们向着夜色深处走去。

竹潇最后看了一眼自己住了二十多年的院落，合上大门，把钥匙装在厚厚的纸袋里，递和陆地微笑着的中介。

她两手空空地向着巷外走去，很快就丢掉了伤感和空落的心情，随意地哼唱着曲调。

从此就和这该死的一切说拜拜啦，她想。

墨湘站在巷外等她。

“最后卖了近一千万，”竹潇说。“虽然酒神传承的东西都被我们家糟蹋得差不多了，地段毕竟是寸土寸金的中心区。用到死应该是够啦。”

“够你游手好闲到死确实是够了，”墨湘说，“走吧。”

墨湘整理出以前父母住的房间，帮着竹潇把东西搬进去。她们两人的东西很相似，没多少衣服，最折腾人的是一箱箱的书和一沓沓手稿。柜子里塞不下，书箱索性丢在床边，塞满床靠近窗台的一侧。

竹潇赤着脚跳上刚刚擦拭过的窗台，拉开窗帘。正对着那繁华的彼岸，白昼里马路上车流无尽地来回，江面是令人厌恶的死灰色，好像浸满了人们精神呕吐的垃圾。她尝试着在林立的高楼间寻找自己曾经的居所，很快就放弃了，拍拍手跳下床。

她走进墨湘的房间。墨湘也正对着窗户出神。房间竹潇的更为凌乱，她的手稿胡乱地扔在窗台上，夹在一块硬质板前，纸上还夹着一支笔。一盏充电式台灯倒在一边，电源开关停留在“0”挡，因电量耗尽，仅仅空洞地张大着眼，发不出一点光亮。她昨晚就是在这样凌乱的状态中入睡的。

竹潇随手抓起来看。

“天空，似乎永远脏污、灰色、粘稠、沉重。沾满城市的污垢，晦暗不清，压抑难耐。被汽车从路面上带起的灰尘，倾倒在餐饮店后门下水道里的油污，无穷尽的钢筋水泥散发的冷硬异质意味，混杂在扭曲字样和繁乱色彩间的灯光。它们压抑在天幕下，彼此拥挤着，在空气里孕育出怪诞的变质气息，在一座座楼宇间逐渐发酵膨大，盘踞在整座城市里，不知不觉间黏附在每个人的神经末梢上，把顿感、冷漠、麻木的神经递质注进细胞间隙中。这虽残忍，却也仁慈，仁慈地使他们免受了永远无尽喧嚣的折磨。汽车的鸣笛与呼啸，桌椅板凳的划拉拖动，毫无意义的琐碎话语、争吵，有千万道电磁波穿行在空气里，无尽翻涌的蓝色信号，每一个字符都在耳膜和视网膜上刮擦刺痛。”

“人死了要是灵魂投在江里，也许能顺着水一直游到归墟去。”

“一千个腐烂的夜晚。从内向外翻涌的脓液，开出恶臭的黑色大丽花。

“欲望淫邪的面容潜藏在脓液中流动。尖锐的笑声包裹在咕噜咕噜的汽泡里，浮上来，在水面破开，阴险地撕裂空气的平静。

“她颤动着。蜷缩在自以为的角落里。她无法移动。太粘稠的黑暗缠住她的双腿。

“她好冷。她一直觉得很冷。从出生那天起，她的体温就在一天天下降。她的心开了个看不见的口子，越来越大，看不见的血液一直往外流，汇到那连天漫地的脓液里。她看见了自己的大丽花，一张惨白的面容从花心浮现，包裹在层层黑色的花瓣里。那是她昨天的尸体，

她想。还有无数的大理花扎根在脓液里绽开。她看见大学时的自己。她看见十年前的自己。

“她觉得好冷。太冷了，她想要拥抱什么，打开蜷缩的怀抱，伸向浓稠的黑色。她什么也扑不到，除了空虚。她更冷了，更多的温度从打开的怀抱里往外流。好冷。好冷。好想要拥抱。好想触碰什么。剧烈的欲望抵着肌肤刺痛瘙痒，她听见液面上的笑声越发阴险惨然。欲望刺破了肌肤，她自己的肉凝结成一千根针，把她从内向外打开了。打开了，她的肌肉和血液都翻涌出来，顺着肌肤翻卷到她身前。

“现在你可以拥抱你自己了，她对自己说。她用空空的胸腔贴向那翻开去的血肉，紧紧地抱住它们。好温暖。她自己的温度，她血肉的温度。已经从 37 度降到了 35 度，但不要紧。好温暖啊，怀抱。她贪婪地拥抱着，越来越用力，把自己的血肉压回胸腔里去，比之前压得更紧、更实、更密，黑红色的血液在骨头上刻下带毒的花纹，渗透进骨髓深处。神经被拉长到极限，夹迫在肌肉间呻吟。血肉模糊。

“好热。她对自己说。好热。她的血肉在燃烧，在嘶吼，在渴求——水，水，水——她抱自己抱得太紧了，压力让她的身体越过了燃点。她烧起来了，从内到外，从每一个孔洞里向外喷吐火焰，舌头被高温烤软拉长，贪婪地向着天空舔舐，吐出黑色腐烂的气息，却只抓到没有温度的虚空。

“好热。可是好冷，想要抱住什么。可是好热，渴求，贪婪，欲望——腐败脓液汇成的河流咕噜作响，无数气泡升腾破裂。可是好冷。想要被爱。想要温暖。可是好热。恶魔的舌头缠上脖颈，温度灼烫致命。”

“越过极限。达到巅峰那一刻后，一切慢慢地降落下来。她燃尽了，她枯干了，她失尽水分的喉舌再吐露不出声音，她的骨骼已成焦炭，血液蒸发殆尽。

“疲惫。倦怠。旋转，坠落，深渊。黑暗张开大口。深渊露出的空洞是她的黑色眼珠。而她坠落其间，渐渐失去意识。”

“蓝色、冰冷、清凉的世界。纯净、清晰、空空。水蓝色的背景中，只有一条彻亮透明的河流过。水声潺潺中，世界更加宁静。

“漂在水中，轻闭双眼。双手相扣，搭在胸前，面色安然。长发披散在水中，勾勒潜流的形状。青绿色的裙浸满透明的液体，长长的下摆在水中张开，弯出小小的弧线。

“河流外，一片纯净的虚空，唯有清蓝色的光线，不知其源。

“她顺着水流轻轻漂动，轻起轻落。

“一千种模糊的姿态在清水中盛开。透明的花、禅语的鸟、空色的云。它们绕着她游动，随浪起而生，浪落而息。

“静谧、空洞。随水浮沉。忘记一切。”

“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竹潇说。

“梦境，现实，幻想。”墨湘说，“想到了，就随手写写。总之，都是一团垃圾，矫揉造作的废纸。”

竹潇慵懒地靠在墨湘的肩上，抱住她，脑袋缓慢地在她的长发上磨蹭。

“我总觉得自己可以写的更好，无论是现实还是梦境，”墨湘说。“我明明对现实有过那么痛苦的感觉。像生锈的铁片抵着大脑皮层摩擦。像在灼烈的阳光下被烤干，每一滴血都蒸发殆尽。像被注进一针管泥沙和碎玻璃，每一根血管都被划得支离破碎。可是我写不出来，什么东西一写下来，就失掉了力度。”

她伸手在稿纸间翻找了一会儿，抽出两张。

“你看，这是另一个工人写的。他写得真好。”

她轻轻地，声嘶力竭地朗诵起来：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管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着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铁锈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在××的领土上 铺成一首
耻辱的 诗

“相比之下我写的是什么垃圾啊，”墨湘说。“我写不出那样的痛苦，我没经历过的钻心剜骨。这要感谢我的愚蠢。迟钝的心灵，不敏感的心灵，对于痛苦和苦难都很轻易地生出一层抵御的外壳。厌倦，疲惫，伤口硬化结痂，躲在黑暗的角落里浑浑噩噩。”

“对啊。我也是个废物啊，”竹潇笑着说，“明明什么苦难都没经历过嘞。只会无病呻吟，真碰上什么事肯定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啦。”

“吃饭啦，”竹潇拍拍墨湘的肩，“吃饭吧。今天去外边吃顿好的。”

沿着贫民区的小巷走。角落里扔满废弃的纸箱，空调外机装在破破烂烂的栏杆里，往下滴水滋养着盘踞多年的青苔。厨房窗户上露出的换气扇一片乌黑，玻璃泛着绿色，窗口里的桌子上摆着用旧的热水瓶。竹潇默默地透过窗户张望着这一切，无装饰的白色墙皮因受潮而松动，破烂的沙发上堆着杂物，从孩子的衣服到大人的书。这一家，两个孤零零的老人守着一张包着花布的桌子。下一家，抱着缺了一角的塑料玩具的孩子在地上乱爬，母亲坐在一旁看着他，比爱意更深的是疲惫。转过角去，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烫着个不明所以的发型，蹲在门口借着天光看报纸。楼上传来麻将碰撞的吵闹声。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庸俗得令人作呕。”墨湘说。“贫民区仅仅是贫民区。并不在任何得意义上比富人区高贵。”

呛人的油烟气传来。接近商业地段了，两边的楼底层都变成了商铺，长着凶恶的野猪头的屠夫守在挂起来的肉边，苍蝇胡乱地来回。面摊的木桌子脏得能掉下油渣来。时而有人骑着摩托车从路中过，轰鸣的排气管和喇叭让竹潇忍不住想踹上两脚。

“后悔吗？”墨湘问。

“都一样。”竹潇说。

她们终于走进繁华的购物中心，这片脏乱的区域里少有的算干净的地方。竹潇要了两壶酒，随意地点两个菜，两人慢慢地吃起来。

半醉半醒的墨湘艰难的把头靠在椅背上。竹潇看不出喝醉的模样，但身体如火炭般滚烫，气息烧灼如龙的吐息。

凌晨三点的公园里大概只有鬼会路过。椅子后是一块人工池塘，水体在深沉的夜色中如黑色无底的深渊，广场边缘的模糊灯光投射过来，仅仅划亮最浅的一层。池塘的中心立着一尊圣母像，面容模糊不清，底座上零星散步着黑色的污垢，已很久无人清理。

“我写不好现实，”墨湘说，“我还写不好梦。对一部分人而言，梦境也许是现实的救赎。在梦里，她们过上现实没有的美好的生活，游历无法亲身去往的大千世界，遍看青山秀水，尽享富贵堂皇。或者，享受得不到的爱情，花前月下，情意缠绵。

“对另一部分人而言，梦是丑恶的。在这部分人的梦中，他们永远在逃亡，被不可知的恐惧追赶。四周的场景阴森变换，从一个牢笼切换到另一个迷宫，逃亡和恐惧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当然，最朴素的而言，梦是无意义的混乱，仅有局部的逻辑残存。这些梦大多留不下记忆，我觉得也没什么分析的价值，仅仅只是统计规律的作用。让解梦者和心理学家都见鬼去吧。”

墨湘停顿了一会儿，试图阻止语言。竹潇沉默地听着，指尖摸索着冰冷的木制椅面。夜空中的云层黑得并不纯粹，反射着城区内微弱脏污的灯光。

“我的梦境不属于前面的所有。”墨湘说。“我的梦境很少，也很少有过于离奇的幻觉。只有在现实中已经累积了足够印象后，我才会徐徐地搭建起一个梦境。它是现实的轻度歪曲，由几乎相同的局部细节拼接而成的完全不同的虚构整体，亚现实。完全相同的材料，按照梦境中怪异的排列方式堆积，产生的的是另一种本质邪恶、泛黄、褪色的东西，内心某种无法言明的东西的投射。两个局部同胚而整体不同胚的拓扑……

她舔了舔嘴角，“学校的钟楼变成了无底的塔楼，一教的实验室被搬到墨绿色的地下。楼梯盘旋向下，却没有尽头。本该是小窗的地方变成了乌黑色的风扇，生化毒害的危险标识从垃圾桶上被搬到了门上，垃圾桶上取而代之的却是核危害的标志。怪物的咆哮隐约传来，但并不是从那扇紧闭而无法打开的门上，而是某堵实心的墙后。冰蓝色的凉薄的水池，乘上钢铁轨道上的列车，驶出校门，滑动，门外是我无边的、无尽延绵的故乡。扭曲腐烂的尸体铺陈的平原，无尽的土色、蛛网、悬崖、群峰、黑夜，那些地方我都曾经去过，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现在被糅杂到一处，却遵循某种怪异的和谐法则。

“腐朽、堕落，后理想世界，非严肃，非理性，红色的巨人死了，后世界，我在梦中经历了原始时代死亡的恐惧，房间里是原始人的洞穴，杀戮和灰黄色的石头，奔跑，天空，无可逃脱的结局。非理性的操场和无意义的训练，四通八达的通道，设计，枪声，废弃兵工厂，废弃隧道，贩毒组织，逃亡，群山，河流，地下暗河。

“城市在我内心的投影中矮化、腐朽、破败，涂上浓浓的时间的阴影。天桥盘旋着通向空中的三座黑色塔楼，却在一半的地方突然断掉，像是被斩首的中庭之蛇。地面上铺着雪，类人生物留下脚印却不见踪迹。房顶飞了起来，黑色的直升机螺旋桨。群星低垂面容，漠然地凝视着我。扭曲的人行道。而这一切的共同点，没有人，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穿过多少水泥的玻璃的青砖的小巷，永远没有人。一片死寂，不是世界出现前也不是世界毁灭后，而是世界之外，与现在的世界根本无关的另一个世界。EX，EX，EX……”墨湘意识到自己已经在酒精的作用下开始胡言乱语，知趣地闭上了嘴。

“我是你说的第一种人，”竹潇说。“第一种梦境。不过不是去经历一种未曾经历的幸福人生，而是单纯游历那些梦中才有的幻想世界。

她站起身来踱步，对着清冷的夜空吐出白色的雾气，被酒精浸满的诗意神经颤动起来。“开满鲜花的河谷，尽头全是白色的小花，安放少女安睡的陵寝……倒立的城市，反向的中立下人们靠着钩子挂在地面上行走，在天花板睡觉时有掉落到无尽虚空中的危险……蓝色

的塔楼，盘旋的精灵和马车，把我从城堡的床上唤醒，带着我飞往蓝色森林的更深处……异星的沙漠，少女赤着脚走在滚烫的黄沙之上，披着祭祀的斗篷，沙漠下是涌动的群蛇……”

竹潇意识到自己也和墨湘一样在胡言乱语了。她耸耸肩，挨着墨湘坐下，靠向她的肩头。墨湘睡着了，她的大衣松开，诗稿从里面飘落下来：

我永远仰望诗人，的诗人
微光也能在他们的血肉中刻下痕迹
而我的眸子灌满冰雪
沉默与顿感代替双手拥抱一切
我只是个蹩脚的存在，不引目光的造物

在时间的河流里我扎不下根，像一朵浮萍
所以，远离世界，流放时间，去往无尽的虚无

我爱的只是温暖的深夜。
面对灵魂的镜子，面对镜子的灵魂
我看见一支蜡烛，一套木桌椅，一个远离人间的故乡。

你从胸中捧出一颗太阳般的心
世界的风只会把它吹冷
什么都空空
只要，人还是人

竹潇把它们捡起来，借着微光一一读过。拙劣的诗作，精神性贫血症患者，她想。她靠着墨湘的肩头，也坠入了梦乡。

追夜把狙击枪对准舞雪的眉心，扣下扳机。

刺耳的破空声。千分之一秒的时间里，细小的白色鳞片浮现在舞雪的脖颈上，泛着冰冷的色泽，幽幽的蓝。

清辉划过。刀将子弹切斩成两半，刃上澎湃的气息将子弹弹开，分裂的弹壳穿豆腐般穿过砖墙，留下两个黑色的小孔。

白色的鳞片消失了。这一切，发生在总共不到百分之一秒的时间，追夜还保持着开枪前的动作。

“状态不错。”她放下枪，在舞雪银白的长发上落下一个轻柔的吻。

“我能轻易弹开的子弹，自然也伤不了君洛和古璃分毫。”舞雪冰蓝色的眸子里看不出什么波动，平静如亘古的冷原。

“本来也没指望你伤到她们一分一毫，”追夜说，“只是试探试探她们究竟强大到何等地步。你会全身而退的，对吧？”

舞雪没有搭话。她走到桌边，拾起追夜放下的狙击枪，拆下弹匣，重新掏出一袋血红色的子弹，一颗颗地填满。她的动作利落干脆，训练有素，带着军人般的风度。白色的外衣紧紧地裹在身上，小心地遮掩住每一寸肌肤，线条挺拔凌厉，像能斩断一切的剑。

追夜看着她，脸上仍旧是那份叫人猜不透的笑容。她的唇色比鲜血红得还要深，套在黑色的纱衣里，长裙下露出她苍白的双腿，踩着一双镶着黑宝石的高跟鞋。一件纯黑的斗篷罩

住她，耳边挂着两串金色的耳饰。瞳色和唇般深沉的红，下巴、鼻子、耳的轮廓都棱角分明，像是蝙蝠的翅膀，黑色古堡中冷艳绝伦的吸血鬼。

“要是我晚上还没回来，记得给我收尸。”舞雪说，“就葬在我们初遇的北方吧，葬在漫天的雪里。”

“说什么傻话。我等你回来。”追夜说，走到她的身边，轻轻地抬起她的下巴，在舞雪凉薄的嘴唇上落下一个吻。唇齿纠缠，追夜的牙齿很尖，肆意地在舞雪的舌端刮擦。

“我走了。”舞雪推开她，把狙击枪收进一个细长的白色口袋里，和同样装在长袋子里的刀叉成一个十字，靠在背上，拉开门。阳光涌进来，追夜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舞雪已经踏出去，拉上门。室内重归寂静和昏暗，只有追夜血红色的双瞳在燃烧。

君洛翻着把几份报告翻开在桌面上，内心说不上来的不安。三天前，一个小矿场中三十余名兽血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并且对兽血员工和纯人类提供同样的保障待遇。这份报告是由工会提交给她的。她想着刚刚阅读过的堆积成山的财政报告，觉得很无力。明明有那么多的资金流转在庞大的政府机构间，她却不知道该从哪里抽调出一笔合理的经费来。好像每一笔钱财都被各个部门安上了合适的名目，无论她试图调用谁的资金，都显得碍手碍脚。

见鬼，她想。总不会让她自掏腰包吧。何况去年不是才给工人们提高过一次待遇了吗？那还是母亲在任的时候。就单为这事，她还不得不对火神一派管辖的部门采取了一些强力的措施，弄得很不愉快。

工会的意思是糊弄糊弄，应付应付。不过是兽人罢了，君洛想。丢给下面的人处理吧，别管了。

另一份报告是关于一家出版社的查封说明，指出该出版社不仅在仓库中存放了大量的违禁书籍，而且其前段时间购买的巨量纸张不知去向，极可能已经作为非法印刷品被分送出去了。这份是安全部门提交的报告，君洛最讨厌打交道的一类人。在她心中，这群人就像下水道里的食尸鬼，专挑阴暗的地方残食血肉。他们部门的负责人，是个阴森森的老头子，君洛想起那张脸都觉得生理不适。

也许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君洛想。无非是这帮人又想拿讹诈谁的财产了。等他们把这堆非法出版物弄出来，再偷偷扔进下一家出版社的仓库里，就又是好大的一宗案子，一笔进账。

这部门也是不是她管得着的。那个阴森森的老头子直接听命于她早已退居幕后的祖父。她草草地签了字，随手丢开。

还有一份机密报告。这份报告是母亲亲手交给她的，非公开文件。上周，位于城北的武器库失窃，在追击过程中抓捕到几个因血脉低微而来不及逃跑的犯罪分子。君洛翻过那些档案，都是城南贫民区的兽人，千里迢迢跑到城北去。该死的叛乱分子，她想。这份报告送来是让她签字，批示对他们的处决。

处决。母亲和家族根本不需要通过她就能执行。却非要把这份带着血腥气的文件摆到她面前，让她徒有其表地签字。这算什么？是告诉她，必须要学会长大？还是说，这是对她的警告，家族早就看破了她和古璃盘算的勾当，但根本不相信她们能翻起什么风浪，所以送来这份报告，嘲讽自己的不自量力？

她取出专门书写红墨水的钢笔，吸满墨。笔尖停在签名的地方，落下一个小小的红色圆点，墨水沿着纸张蔓延，扩张成一个圆斑。她好像失去了写字的力气，又把笔抬起来，红色的圆斑那么扎眼，似乎预示着她签名后必然的鲜血和杀戮。

她重新翻出那些犯人的档案，一行行地阅读那些平庸得令人厌烦的资料。这个长着老虎脑袋的大汉是三个女儿的父亲，在煤炭厂工作。她细细地端详他黝黑的面容，脏污的毛发覆

盖着脸庞，眼睛里混杂着浊黄和血丝，直直地盯着镜头。他好像很愤怒，但是那是行将燃尽的火焰，咆哮后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疲惫的深渊。

她继续地往下翻动，很快就忘掉了刚才那个大汉长什么样子。太普通了，她想，不慈眉善目，也不凶神恶煞，仅仅是那些随时在街上会遇到的人。她莫名地焦躁起来，草草地翻开着后面的人。一个猪脑袋水果贩子。马脑袋青年，棕色的毛发被他染成了一串彩虹。一个粉色头发的少女，普通人类，工作是理发师。她合上档案袋，重新提起笔，仍迟迟无法写下短短的两个字。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君洛想。的确，他们生活得不够好。可是也并不是过不下去啊。他们都有工作，并且大概过得比举行罢工的工人更好。他们明明可以躲在自己的庸俗垃圾堆里平凡地等待着时间的清扫，却非要千里迢迢地跑来送死。那个大汉还有三个女儿呢，她想。

办公室的门忽然被推开了。古璃？不对。不是她的气息。一个穿着黑色的西服的男子走进来，递上一封系着金色礼带的请柬。

“君洛小姐，长老们请您今晚到内院议事。”

她没有伸手接过的意思。那青年礼貌地把请柬放到桌上，转身离开。

君洛轻轻地摩挲着那金色的丝带，面无表情看着它们在自己指尖涌动的神力下化为黑色的灰烬。然后她提起笔，草草地在那个红色圆斑的旁边写下“批准”两个红字。

她揉了揉眉毛，把报告丢尽处理完的文件堆里。也许自己只是个签字的工具人，她想。可是每天又有那么多事，尽管大半都是古璃在处理。她们到底在忙碌些什么呢？现在的自己和在学院的时候究竟又多大的不同？

她想，也许她完全可以就此扔下这间办公室，泡在楼下的酒吧里喝到天黑，然后去对面的商业街里蹦迪蹦到黎明。其实也不会发生什么吧？顶多被弹劾而丢掉执政官这个位置，然后被家族除名扫出大门。

门推开了。她不用看，也知道这次进来的是古璃。

“家族的长老们找我，”君洛说。“今晚我可能晚些回家。”

“好的，我等你。”古璃说。

“走吧，”君洛抓起那张留下黑色印子的请柬，走向门外。

执政官专用的电梯径直通往一楼。走出电梯门的那一刻，她又强迫自己拿出平日的威严，挺起胸膛，收紧小腹，鞋跟踩在地毯上，稳健而优雅。路过的人们恭顺地低头致意，古璃走在她身前，为她分担些令人不适的目光。

门外阳光有些刺眼。君洛停步在门边，等着古璃把车挪到正前方来。古璃走向停在另一侧的车，伸手准备取出钥匙。

忽然，她觉得有些不对。神经在紧张地刺痛，肌肤涌出被针扎的感觉。空气似乎在无声地嘶叫。世界似乎暂停了，在生死本能瞬间爆发的极高面前，一切都变得缓慢而停滞，空气如粥般粘稠。

伸向口袋的手侧向一边，径直拔出长刀。瞳底月华的银白流转，顷刻之间，她感受到了那正飞来的死神。

拔刀，挥击。精准地沿着中轴线切开弹头，爆发的月华一刹融化掉子弹，一点踪迹也没留下。她还没来得及判断出子弹飞来的方位，一个白色的人影已经扑斩到她的面前。

好快。好快。古璃压住心中的惊诧，提到反击。在旁人看来不到半秒的时间内，两柄长刀已经在空气中斩击了数十次，身边的车上爆炸般留下惨烈的划痕。

哪里来的刺客？古璃进入状态后，在血脉的维持下挥击的速度稳步提升，而对面明显已经开始体力不支。血统不如自己，她想。但即使是这样，这此刻展现出的实力也绝非除了她

和君洛之外的任何一个人可以匹敌。与她同届的同学没有一人能在这人手中活过十分之一秒。

古璃退向一旁，默默地跟随着血脉中涌起的冲动。银色的月华从她的身上爆发开来，凭空凝结成光刃，以接近光的速度挥击。没有任何人可以在这样的距离下反应过来，就连神也不行。

但她的攻击被挡住了。不是因为对手能逼近光速，而是在古璃释放光刃的同时，对手也在释放自己血脉中的力量。

光刃挥击在一道坚冰凝结的屏障上，两者相碰，光刃爆开，炸出千百片碎冰。剧烈的冲击波撕碎那人的面罩，露出一张如雪女般精致而无表情的脸，眸子里流转着幽幽的蓝，雪般的白发飘飞在身后。像是童话中雪地里的精灵，古璃想。

但她的刀不会怜香惜玉，径直斩上去。那女子释放出的普天盖地的寒意压低了她的速度和精准度，但一道温和的光芒从身侧传来，君洛也提剑扑入战场。

局面顷刻逆转。本就不敌古璃的舞雪连步后退，君洛的剑带着巨大的力量斩击在她的刀刃上，她的足迹生生在沥青路面上拉出一条印痕。

君洛真该用到的，古璃想。就在她略略喘息的同时，君洛已经扑了出去，周身涌动着日色的光辉，准备送上决定性的一击。

低沉鬼魅的吟唱声响起。那不是通过耳朵听到的，她们战斗时的速度早就越过了孱弱的音速。那是源自血脉的直接感受，是古老力量间的共鸣。

舞雪再次挥击，刀刃的速度径直暴涨五成，其刃间凝结的蓝光仿佛连虚空都可以刺穿。自己的剑会断掉，君洛想，她不敢用命去试探这一刀的虚实，抽剑反身而回。

两人再次望向舞雪，心中的惊诧又增了一成。原先白皙的脖颈上覆满了白色的鳞片，一直蔓延到脸颊的边缘。而那原先单纯冰蓝的瞳中央，出现了一抹深邃到足以吸走灵魂的灰色。

她到底是谁？君洛疯狂地思考着自己庞大的人际网络。她初次展现的力量是属于冰神血脉的。可是冰神一族怎么敢于刺杀自己呢？而且惯用的武器也完全不同。冰族根本不用近战武器，她们是追求神秘和优雅的法师之流。

兽？和那些正在叛乱罢工的人种一样的兽族？什么样的兽才能发出连日月的血脉都共鸣的低语？

怪胎。杂种。君洛按住剑柄，不敢再轻易地发动进攻。

“你是谁？”她问。虽然明知几乎不可能得到答案。

“很惊讶？”那女子似乎也并不着急，安静地在空气中凝结着低温，与君洛这边愈发炽烈的气浪针锋相对。“看起来你们家族对你的教育并不全面啊，”舞雪说。“‘日’是最尊贵的血脉，‘月’仅次之，这是快千年以来执政官和元老院给人们灌输的观念，没想到连自己的后代也要愚弄。”

舞雪眯起眼，“‘日’和‘月’，放在那史前的时代而言，也不过是低微的次神血脉罢了。何况流传到今天的日之血脉，衰微到连那个时代的火神血统都不如。执政官小姐，”她用眼神向君洛示意，“回去翻翻那些藏在你们家族最古老的阁楼中的典籍吧。去听听那些从洪荒时代流传下来的记载，去看看在数万年以前，这片大地上行走的血脉是何等的混沌、原始、黑暗而狂野，诸神与群兽的轮舞。”

“所以你是混种种，”君洛说，“远古巨蛇与原始冰神血脉的混杂。”

“已经衰败到了极点，变得连当今的日月也不如了。”舞雪说，但并没有任何遗憾的意思。相反，她结束了对话，猛地提刀前扑，刃上再次泛起恐怖的蓝光。

君洛一改攻势，催动起极致高温构建的屏障，试图阻挡这一击的威力。就在阻隔战场的屏障恰好完成那一瞬，舞雪忽然收起刀刃，飞速向着街道另一边跑去，消失在街角。古璃空看着她消失，被自己人构建的屏障拦在原地。

“她的实力其实不如我们，”古璃说“她自己也承认了。她那唤醒了古兽血脉的状态仅仅是强弩之末而已。”

“可是我们不能受伤，我们不敢失去的东西太多了。”君洛说。屏障已经散去了，街道被高温和寒冷撕扯得一片狼藉，到处是地面溅起的碎片。在旁人眼中，一切仅仅发生在几秒钟内，对于在二楼泡咖啡的人而言，只够她把热水壶从底座上挪到桌边。

“我来处理吧，你去赴家族的会。”古璃说。

君洛点点头，收好刀，消失在反方向的街角。

她翻开长老们为她准备好的资料。片刻后，她颤抖地站起身，死死地咬住下嘴唇，拼命地克制着涌动的愤怒。红金色的光芒在她的眸中翻涌喷吐，而长老们沉稳地坐在议事桌边，似乎早料到她会有这样的反应。

“所以，武器库被攻击根本就不是只有送到我桌子上的那一起案子，而是整整五处，数量庞大到可以武装整座城市，牵涉到最高级别的军火库，”她颤抖地翻开下一页纸，“而你们在上个月秘密处决的人达到了近一千人之多，西部矿场的暴动被武力镇压，封锁得没有一点儿消息泄露。做得真绝啊，你们，身为执政官的我，竟连一点儿风声也没有听见？”

尽管尽力克制，她仍难掩自己的激动。二十多岁的她早已明白这个世界不是太平无忧歌舞升平——但至少，在她的认知、她的所见所闻里，这个世界还算的上安稳，只是庸俗了一点，没那么美好。可是现在摆在她面前的这些档案和照片，刚刚被处决的人的尸体惨不忍睹的模样，满地的内脏和鲜血。就在她敲打着办公桌无所事事的时刻，在贫民区黑色的角落里，市区内看不见的地下牢笼间，此刻正有新的罪行爆发，新的鲜血流淌。恶心，想吐，愤怒，一股猩红的热量冲刷着她的神经。

“坐下，孩子。别那么激动，你得学会沉稳。”一个老人说，“坐在这里的人都担任过执行官，也都有过和你一样年轻的时候。”

“我们本来没准备那么早告诉你这些的，”另一位老人说，“也没打算让你那么早接任执行官。是我们的疏忽，没有料到你母亲身负此等高贵的血脉竟然会出现身体疾病，血脉衰退得实在是厉害啊。”

“是我们的失误。”一位老妇缓缓开口，“局面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控制。我们以为袭击的规模只会像第一次那样，就是交给你的档案记载的那次。但那只是个烟雾弹，敌人的强大远超我们的预料。火神一脉派出的高手折损过半，我们已经有些担负不起损失了。”

“所以你们找我来解决？因为我是明面上现存的最强战力？”她选用的‘明面上’这个词，是因为今日一战让她认识到，的确有可以与她交锋的对手存在。

“你是我们的王牌，不会轻易动用，”长老说，“但是我们的确需要属于你的‘明面上’的力量了。我们早已锁定了武器可能被运往的区域，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派去探查的人员全都没有回来，甚至包括一名水族的高手，以他的实力，将来本是有望坐进水族的前三把交椅的。敌人的力量的远远超出我们的预计，我们不得不动用一些底牌了。”

“你是指？”

“你的小女朋友。”长老说，“她是目前最合适的人选。我们相信她能活着回来。”

古璃。君洛的心中翻起不安。派她到阴暗的地方，方才与她们交战的白衣女子随时可能跳出来捅她一刀。

君洛说，“我想你们已经知道了，但还是由我这亲历者来讲述比较妥当。”她顿了顿，“在我走出通天塔大门时，我和古璃被一个白色女子袭击了。她的力量很怪异，在能操纵低温的同时有着兽类的血统，极为强悍，极为古老。我无法准确地评判她的实力，但至少和我与古璃没有质的差别。”

长老们彼此沉默地对视了一会儿。

“这也是超于我们预料的，”一人开口说，“我们目前受到的所有袭击都是夜间发动的。唯独这一次是在白天。”

“活得太久了，什么妖魔鬼怪都能见到啊。”长老感叹了一句。“今天最后一件事，我们知道关于你小女朋友血统的存疑报告被你毁了，但是，你还是亲眼去看看的好。你应该感谢我们的仁慈，我们选择怀疑她血脉的伪作、认为她的血脉和原本的月族无关，而不是相信她的血脉是真实的，这真是一种极大的宽恕。”他指了指窗外的阁楼，那是家族的藏书库。“最顶上一层的资料室里，有一本关于月族历史的书，放在不太显眼的地方，放在书桌的暗格里，你应该没有发现过。去亲眼看看吧。”

君洛走上蒙尘的阁楼。多年前，试图为古璃重现月族剑法的时候，她也曾日夜在这里翻看。她走到那张书桌边，按长老说的方式打开暗格，一本破破烂烂的月族历史出现在她的面前。封面、作者、日期，似乎都和她以前看的版本没什么不同。

但是好像后了一点。她翻开前几页，和外面的版本一样。再翻几页，还是雷同。她失去耐心，草草地跳到最后一页，最后几行字映入她的眼中：

“至此，月之一族被我日神一族悉数屠戮殆尽，权力与荣耀尽归我族。此史不可外传，仅历代内家子弟可知。但记于此，虽月族已毙尽，仍恐有遗漏，若他日重现复现冠月之名者，若非当杀之敌，便是伪作血脉者。”

让我们把时间往回推一些，回到君洛因真相而震颤之前，回到那些袭击发生之前。

竹潇搬到墨湘家后的时光，浸满梦般虚幻飘渺的感觉。一切寻常的生活逻辑和时间刻度都消失溶解了。特定的时间点被变形拉长，平庸的时刻白水般流泻进沙地里，无痕无踪。而回头看时，一切的时间都笼罩在轻盈朦胧的雾里，仿佛触手可及，却只能抓住一片空空。

那些被拉长的时刻。在落日时，靠在墨湘的身上，同她一起默默地眺望窗外。昏暗笼罩在大地上，楼上传来炒菜的油烟气，鸟雀黑色的影子在树梢间腾飞，停落时发出清冷的啼鸣。靠近日落处的云层凹凸起伏，色泽混乱纷呈，像翻倒的葡萄酒泼洒在地毯上。灰尘在橙红的光柱里翻飞，没有开灯，微微的刺痛感。这漫长的一刻连接起过去的幻影，对于竹潇而言，那时她爬在已经被她卖掉的老宅的窗台上，长开稚嫩的小嘴，清澈的眼睛望着在城市熏天的脏污中落下去的太阳。空旷的老宅里回响着清冷的钟声，隔壁的房间里，母亲盘算着结余的钱，父亲躺在床上，发出垂死的微弱呼吸。爬在窗外的绿色藤蔓半数枯死，留下一缕缕棕色的长丝，像流尽了血的血管。

此刻与那时唯一的不同，是她能够靠着温暖的肩，柔软的背，驱散空寂的寒意。

被拉长的还有那些变形的夜晚。她已经无法分辨这些画面的时间顺序，它们来自不同的深夜深刻，却被记忆混乱的触须黏粘在一处，再撕扯不开。墨湘翻出她初中时写的作文，大声念着，一边露出自嘲的笑，一边往嘴里灌酒。天花板上的电灯好像在旋转，发出七彩的色泽，星星点点的彩光绕着墙面旋行。墨湘念得累了，竹潇便拿起自己的诗稿，发出的声音遥远得自己都陌生。狂放的言论，站在沙发上痛骂现实的愚蠢，然而深知泡在酒里的两人比谁都要更蠢。错乱的神经不再具有羞耻的功能，你一句我一句地扮演着戏中的角色，念诵台词的语气与剧本完全错位，全都沾染着莫名的魔力，涌动着无目的的激情。

更深的夜里，充满对梦想和未来的胡言乱语。要是能住在一间云上的房子里该多好，墨湘说。就她们两人。玲珑的玻璃房子，摆上一架钢琴，窗台边插上一只素净的白花。白纱的窗帘在高空的微风中飘飞，轻轻地触碰到她的脸颊，窗外一望无际的空阔的蓝，没有尽头。轻悦的琴声飘动在空中，手指拂过黑白的按键，时间随之如水流逝，透进的天光渐渐染上橘红，在室内拉出修长昏暗的影子，花瓶的影子、琴的影子、椅子的影子，还有窗纱的淡影。

静谧笼罩着一切，昏沉，好像要就此睡去。在一切彻底沉入黑暗那一刻，天空中忽然闪出无数繁烁的光点，浩瀚的海洋，传来久远时光的声音。

不错，竹潇说。就是有些冷清。待久了也许会有些无趣。

那你梦想中的世界是怎样？墨湘问。

我梦想中的世界吗？竹潇说，在未来的某一天，人们已经飞向太空。无尽的星河中，每个人都一个独属于自己的世界，可以按照她所愿的形态肆意地改变，鲜花的海洋，千层高的塔楼，密林；或是钢铁的世界，齿轮、轨道、杠杆、螺丝。海洋，冰川，极渊，群山，任凭君意。无尽的星河间，人们各自沉溺在自己的梦中，若是厌烦了孤独，则通过虫洞前往他人的世界。而调停者们穿行在星河与星河之间，吹着金色的神圣号角，消除一切的矛盾与纷争，维持世界的永恒和平。

做梦呢，墨湘说。

我就喜欢做梦，不是你那种可怕的梦境，而是美好的、充满希望的。竹潇说。

最后，在未知的时刻，在时间和空间无法抵达的高峰上，无止境的缠绵，极度延展的柔软。每一寸肌肤都在烧灼和尖叫，难以置信的紧贴程度，把每一处缝隙里的空气都挤压干净，连一根针都不被允许的严丝合缝。狂乱的迷离的火焰，焚毁理性的血流，吞噬的欲望，撕扯得欲望，混杂一体的感觉。而火焰熄灭的一刻，夜色变得如此沉重，而如此安详。

竹潇赤裸着从床上起身，靠在冰凉的墙壁上。头脑仍旧昏沉，昨夜酒醉后狂乱炽热的余波还在回响冲撞。身侧，墨湘仍沉沉地睡着，发丝凌乱地缠绕着枕头。竹潇凝视着窗外碧蓝、高远的天空，呆滞了一会儿，掀开被子，捡起胡乱地扔在窗台和地面上的衣物，扔进脏衣篓里。走向自己的房间里，随手挑几件衣服穿上。墨湘仍缩在被子里，蜷成小小的一团，眉头紧皱，嘴唇时而翕动。

大概她又沉入那些扭曲的梦了，竹潇想。她抓起椅子上的外衣，出门去买一天的食物。

提着满满的塑料袋，竹潇慢慢地沿着墙边走。起床时她映入眼帘的那片蓝色的天空仍闪动在眼前。手被袋子勒得累了，她停步，把袋子靠在墙边，抬头默默地望着湛蓝与洁白和和声。

路边的一只狗冲着她吠了一声，把她从幻想中惊醒。她重新提起袋子，走到巷子的尽头。

道路在尽头分叉，向右是她惯走的路线。但莫名地，她忽然产生了走左边看看的感觉。自由，她想，自由的冲动。也许是蓝色的高远的天空。

往前走去，几十米后，两条路的差别变得鲜明起来。和右侧的道路比，这边两侧的楼房更为破落而低矮。底层商铺大多都拉上了钢制的卷帘门，街头艺术家们慷慨地留下胡乱的涂鸦。六芒星，骷髅头，五角星，意义不明的话语。向上的楼梯是裸露的水泥，遍是坑洼和脏污的痕迹。楼梯间里堆满了杂物，破烂的椅子，报废的自行车，废纸盒子，旧沙发。

通过那些蓝色晾衣绳上挂着的老旧衣物，她知道仍有人住在这里。蓝色的玻璃隔绝了视线，什么也看不清。

路在尽头变得开阔，是一个临时的垃圾站。但只有一边摆着巨型垃圾箱，另一边只是一面立着的墙，密密麻麻地铺满传单、广告，杂乱的图片。她好奇地走到墙边，愣愣地立住了。

最中心的地方贴着一一些黑红相间的标语，明显是才弄上去的。

“所有贫民区的受压迫者，联合起来！”

“我们忍受血统的压迫已经太久了！准备战斗吧！”

“亚巴顿反抗军必将摧毁那压迫与强权的通天塔”

标语周围贴着些讽刺画。一张漫画上，竹潇的老同学君洛被夸张地放大变形，面部涂满了各色脂粉，珠光宝气地打扮着，端坐在通天塔的顶端，嘴里塞满山珍海味。她一只手拿着装满肥腻食物地盘子，另一只手提着宝剑，指着塔下成群的人，他们正背朝天地挥动着双手，拼命地创造着财富。

另一张画上，激战在塔的下方展开，服装统一、装备精良的城防军的脸上是疲惫和恐惧，而武器简陋衣着朴素的工人们却愈发激愤昂扬，挥舞着步枪和长刀步步紧逼。塔已经摇摇欲坠，倾斜向一端，裂纹沿着墙体延伸，随时可能断掉。君洛四肢着地攀附在塔尖上，发出绝望的无声的呼喊。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们已经累计失去超过 3000 名同志，他们下落不明，生死未卜，也许已经死在安全部门秘密的折磨下。”

“团结起来！胜利属于我们！”

“铁道工人联合声明：本月内将举行全面罢工”

“不要妥协！不要因他们一时虚假的善面而忘记他们真正的丑恶！”

.....

幼稚，庸俗，厌倦和泛滥，竹潇想。可为什么她会觉得幼稚呢？因为她已经庸俗不堪的生活，腐烂不已的年华吗？因为她以为清高的情趣，明知道愚蠢到极点而心底里又执拗地不愿承认的生存方式吗？

真别扭。她看着那些传单，觉得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她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呢？面对这些旁人用注满生命的激情的文字，她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淡漠的嘲讽？

不该这样，她对自己说，不该这样。她的目光转向下一张宣传画，那是一个男子坚毅的脸庞，黝黑的面庞粗粝的线条，壮实有力，如被赋予生命的钢铁，可以摧毁阻挡他的一切。在他身旁，穿着同样工服的女子目光如灼，凝视着远方火红的太阳，面庞上刻写着不可动摇的信念。她们必然会成功，必然将建立起新的理想的世界。

不，她们做不到的，竹潇对自己说。那种冰冷、嘲讽的语调重新回响在耳畔。不可能的。没有结果的，徒劳罢了。什么都不会改变。

可是，她又对自己说。那是火焰啊。即使会被短暂地扑灭，也有重燃的一天。必然到来的一天。没有理由相信这样的论断，这样不合理的判断，但她愿意相信。

她在那面墙前驻足良久，然后轻轻地摘下一张传单，放进塑料袋里，匆匆地往家走去。

直到下午墨湘才睡醒。她从寝室里走出来，衣着凌乱，袖口和衣领都胡乱地翻着。她坐到竹潇身边，取过她手里的传单，撇了一眼，面色为之一变。

“你从那里弄到这份传单的？”

“一个垃圾站旁边的墙上，离这里大概走十五分钟。”竹潇说，“满墙都是类似的传单。看起来像才贴上去不久的，不是昨天夜里就是前天。”

墨湘走进厨房，打开天然气灶。蓝色火苗掠上纸张的一角，顷刻吞噬掉所有的字迹。墨湘轻轻一挥手，把残躯扔进洗碗槽里。

“你难道不知道这东西的危险性？”墨湘说。

“都那么明目张胆的贴出来了，”竹潇耸耸肩，“某些变化正在发生。”

“他们很早就在活动，”墨湘说。“我估计已经持续了两年左右。安全部门来这边抓过人。去年我认识的一个青年作家，因为在房间里私藏了一捆传单被带走了。”

“那你怎么看？”

“我不清楚，”墨湘说，“我本以为他们顶天了也就能组织些小规模罢工活动。可既然你说那一整面墙都被贴满了，如果不是这边的地下组织发疯，那就是他们真的认为力量和时机已经成熟了。”她忽然回想起那张传单上有一个的地方：

“不对，竹潇。有什么地方不对。”她敲敲自己的额头，“他们以前的名字，叫人民解放阵线。可是我刚才看到的那传单的落款是……亚巴顿反抗军？”

“竹潇，”墨湘说，“你可千万别犯傻啊。”

“我有自己的想法，你别太担心。”竹潇说。

“我得去看看那面墙。”墨湘说。

十五分钟。这边的路墨湘都算不上熟悉，但尽管如此，空气中弥漫的陌生气息还是超过了寻常的界限。

自己真是迟钝，她在心里想。这段荒唐的时间里，她原本敏锐的感觉已经折损得像三天没削的铅笔了。为什么自己没注意到这些暗中的变化呢？一些被忽略的细节重新浮现在眼前。自己和竹潇在餐馆喝酒时，坐在墙边的人们低声交谈的话语。忽然失踪的肉铺老板。前段时间报道的铁路罢工。传言中矿区那边传来的枪声。

她走到竹潇说起的那面墙前。这条街上的氛围简直诡异到了极点，极度地安静和压抑。虽然她不常来，但在她的记忆里，这些楼也是同其他楼一样充满了洗头房、麻将桌等设施的地方，可现在它们都陷入诡异的沉默，不发出一丝声响。

沉闷、压抑，风暴前低压的阴云。

她扫过那些传单。批判的图像，激昂的文字，铿锵的标语，满怀的信心。这一切和她所了解的那个组织没什么不同，这些口号和思想是她们早早就提出来的。

可是她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那个词汇在她的脑中盘旋，挥之不去：不是人民解放阵线，而是亚巴顿反抗军。可是有什么区别呢？这也许说明她们已经准备进行军事性的活动，可那又有什么不对呢？

不对，她想。总是不对的。好像有什么地方变味了。一块白净的豆腐，看起来鲜嫩如初，她却莫名地闻到一丝飘散的腐臭气息。可是，想不明白。这样的感觉是没有理由的。

她焦躁起来，走到墙边，也开始撕扯那些传单。新贴上去的传单被扯下后，露出的就是以前的庸俗的广告了。治疗白癜风，牛皮癣，催债，开锁。令人作呕，她想。她继续撕扯着。这面墙上广告堆积的历史令人发指，传单覆盖着传单，广告挨着广告，像是无穷无尽的垃圾纸张堆积而成似的。短短的几分钟内，她已经纂满了一把废纸，墙上被她撕出一个数厘米深的浅洞，而纸张的时间已经倒退了数十年。她在脑海里回想着那段历史的时间节点，应该快到了，如果运气足够好的话，会有的，她想。

对，就是它。一抹鲜亮的红色出现在视野间，它被这些层叠的垃圾封住了七十年的时光，在重见天日的那一刻却仍如此鲜红。那些当年相信过它、为它流过鲜血的人都已经长眠在地底的最深处，而它不褪色的红，如同对先人们信念不朽的见证。

内容好像没什么不同。还是一样的文字，呼唤着人们对压迫的反抗，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战斗的激情，建设的热情，这些生命的璀璨精华都被封存在这些红色的文字间，并不因岁月的流逝而失去其永恒的力量。

墨湘怔怔地看了一会儿，还是说不清自己莫名其妙的不安和反感从何而来。她把废纸堵回窟窿洞里，重新看向新贴的那些宣传告示。那张一男一女共同望向太阳的宣传画，不知为何，她觉得那太阳真是不详，好像笼罩着一层模糊的黑色，藏在光芒下的阴影。

她叹了口气，放弃无谓的思考，转身回家。

她推开家门，一个套在黑衣里的女子正坐在沙发上和竹潇谈话。她看见墨湘走进来，起身对她微微示意。

“我们认识你，墨湘小姐，”她说，“去年我们那位可怜的青年作家落入敌手之前，你曾和他密切交往过一段时间。很可惜她没有成功把你发展为我们的一员。”

“我没兴趣，”墨湘说，“对两边我都没兴趣。我也不会把你们的事告诉任何人的，请回吧。”

“我们知道你是值得信赖的，也知道你的中立立场，”女子说，“我们不是为你而来的。今天我们在楼里的人员注意到竹潇小姐在我们的宣传标语前思考了很长的时间。结合我们其他人对这位街区里新成员不错的印象，我们对她很有兴趣。”

“你们难道不知道她的血脉属于河的那边，属于‘神’的一支？你们就这么信任一个刚刚住进这里的新人？”

“可我们也知道没落的神族事实上更接近我们一边。经过和竹潇小姐的谈话，我更确幸这一点。”女子说到这里，微微露出自豪的表情，“何况，我们近来的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我们现在只是想更多的人争取到我们一方。”

“对，增大可大了，都敢明目张胆地叫反抗军了，对吧？”墨湘嘲讽地揶揄，但女子并未对她的言辞做出反应。

“竹潇，你真的想好了吗？”墨湘转过头去，看着竹潇。她忽然觉得很陌生。明明与她同床共枕，无话不说，却忽然凭空多出一道柔软而无形的屏障，看不见摸不着，但已经割开了两人间原本相通的空气。

“墨湘，”竹潇说，“你难道不想燃烧一次吗？”

竹潇仍住在墨湘家。有空时，她们同往日一样说些漫无边际的话，喝点酒，共度一个温柔的夜晚。

但竹潇不怎么有空了。她好像真的燃烧起来。刺烈的、生命激情的辉光，灼烧得墨湘两眼发痛。每两天，竹潇便会带着一大捆传单和她的笔记本回家，笔记本上是她们的会议记录，传单则是要在第二天分发掉的。她谈起她们正在做的事情时充满着激情，她说她们的实力远比她本以为的更加强大。很多由她们制造的案件官方并没有报道，而是选择了封锁消息。当竹潇往家里带回一把自动步枪和一背包 7.62 的子弹时，墨湘也不得不相信她们的实力已经急剧膨胀的事实。

“我不觉得你们会成功。”墨湘说。“这件事一定比我们能看到的更加复杂。”

“可我并不真的关心能否成功。”竹潇说。“我只是愿意去做。就算不成功又如何呢？难道你闻不到吗？这躯体开始腐烂的味道？也许我们这代人做不了什么，一切都是徒劳，等不到这具庞大而腐朽的尸体被臭气撑开的一天。

“但是会有的，火星飘飞在空气中，蔓延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只有这个世界上还有压迫和剥削，我们的火种就有存续的土壤。也许，我是说也许，我们的思想和力量还没成熟，也许我们会溃败在最终的战场上。但，命运的丝线，已经拉起来了，它同这座城市的每一颗齿轮一同转动，流进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感触。会有那么一天的。”

“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她又重复了一遍。

“疯子。着魔。”墨湘说。

“我这辈子追求的就是着魔和发疯，燃烧，”竹潇说。“我终于等来了机会，你叫我怎么舍得放开手呢？”

好像每个人都知道即将发生什么。没有人公开地谈论这件事，但是从那切水果的老板变得热切的目光中，从那些敏锐地捕捉到空气的不安、躁动地窜来窜去的孩子身上，都能感受到一种精神性传染病类似物的蔓延。

标语甚至已经贴到了楼道里，红色的油漆在水泥墙面上涂写革命的口号，画上代表着亚巴顿反抗军的神秘标志，黑色六芒星。墨湘觉得那标志透满了不详。她反复品味着这一切，在脑海中和自己对于七十年前那场红色运动的每个细节进行逐一对比，试图找出究竟是何处让她感到违和。她的脑中浮出那些曾光耀的领袖的名字，忽然察觉到，她根本不知道现在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是谁。她们的口号和宣传和过去相似到了一种近乎病态的程度，墨湘想，这暗示着一些可怕的事实——如果不是现在的领导层根本无力发展新的思想，那便是，现在的领导层，根本不关心所谓的“思想”。

亚巴顿反抗军。她们关心的也许只是枪。她对自己说。忽然兴起的运动。剧增的实力。这一切意味着什么？难道真是上帝派出天使来到解放阵线，帮助她们完成前辈未尽的伟业？

来的恐怕不是天使，她想。有某个人，某个实力极为强大的，忽然出现在她们的组织里，迅速跃居领导地位。这个人是谁呢？

线索断掉了。她需要更进一步的信息，更深入的线索。

墨湘漫无目的地踱步到闹市区。她心里烦躁，静不下来写东西，也看不进去什么书。

她想起一家不错的咖啡馆，开在广场南端的街道上。她已经很久没去过了。她就是在那里认识了那位被捕的青年作家。

广场中央的喷泉打开了，飞溅的水珠在日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在池中溅起清脆的响声。

她走进那家咖啡馆。还是她熟悉的木门，温暖的气息，淡淡的香气，轻柔的风铃声。

“一杯拿铁，一块三明治。”她对侍者说。目光沿着墙面扫动，老板挂出些了新的风景画，一张描绘日出的绚烂油画，一片辽阔无边的草原。那张她喜欢的金发贵族女子像不见了。

就在那张草原画的下方，她注意到一位浑身雪白的女子。柔白的长发沿着背脊垂落，精致的面容没有一丝表情，不是高冷，不是孤傲，不是淡漠，单纯得好像不存在。在墨湘的眼中，她没有散发出一丝一毫的气息。

女子的面前端着一杯黑咖啡，还剩下一半。她目光凝视着杯沿，似乎在思考什么事情。谁都看得出来这个女子不是一般人。但同样也没有人敢接近她，她的邻桌上空无一人。墨湘径直走过去，坐到她的对面。“小姐，我可以坐这里吗？”

“请便。”她说。她扫了墨湘一眼，挪开目光。看来她已经判断出自己根本构不成威胁了，墨湘想。她的身后放着一个长得怪异的袋子，装着什么。棍子？刀？也就这些可能。

“怎么称呼？我叫墨湘。”

“舞雪。”

“小姐不像是本地人啊。”

“我从北方来。”她说。“很北很北的地方。”

“你的故乡是个怎样的地方？”

“故乡？那不是我的故乡。我没有故乡。我只是曾生活在那里。那里很冷，夜很长，即使是白日，空中也总是积着厚厚的云，很少看到太阳。”

“忍受不了了，所以离开了么？”

“不。只是有一个人想要离开，我便随着她离开了。”

“能讲讲你的故事么？”

“那太长了，”舞雪说，“有缘再见的话，就讲给你听吧。”

“好啊，”墨湘说。侍者端着墨湘的食物走过来，放在桌上。

“舞雪，你说，太阳还会再次升起吗？”墨湘抬起头，端详着老板挂出的日出画。

“太阳不会在夜里升起。”她说，“我习惯了长夜。我讨厌白天。”

“夜啊，”墨湘说，“我也喜欢夜色。夜色多么温柔啊。”

舞雪不再搭理她。她饮尽了杯中的液体，拿起那个长长的袋子，走出门去。

舞雪游荡在大街上。她没有什么事可做，追夜正在忙着最终敲定进攻方案，要及时地送到相关人员的手里。随着最近几次行动的成功，又有很大一批人加入到她们的队伍当中。而她完成对古璃和君洛的试探后，并没有什么事可做。

追夜说她有绝对的把握。即使进攻不幸在白天展开而导致她不能参加战斗，她也有轻易地收拾掉古璃的办法。舞雪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办法，也不想问。既然追夜说了，就会成功的。她还没有失手过。利用地下水道入侵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简单地打探到武器库的位置。在夜晚发动进攻，轻易地击溃神族的守备。乘乱杀死原本的领导人，凭借战功和实力顺利成章地成为最高的领导者。

一切都如她所计划的那般顺利。那么，两天之内，这座城市就会掌控在她的手中了。人民们会获得短暂的解放，从那些压迫她们的贵族手中。然后呢？追夜没有对她讲过。是组成新的政体？还是让新的贵族替代原来的贵族？

舞雪没有想过，追夜没有说过。她也不在乎。怎样都与她无关，只要待在追夜的身边就好。也不是出于多么炽烈的爱情，她只是习惯了，没法离开了。

十多年了，她想。

已经记不清过去多久了。

唤醒她的是凌冽的寒风。一块岩石松动，落在积雪的山谷中。积年、到达极限的平衡忽然被打破，铺天盖地的雪席卷而下，白色的死神嘶哑地在空谷中怒吼，却早已找不到任何可以收割的生命。

而在半山处，被封存千年的洞口恰被积雪冲开了。清寒的光照进昏暗的洞内，照在那通体碧蓝的蛋壳之上。蛋壳表面覆盖着古异的花纹，毫无美感，有的只是狂野、粗放和无法理解的意味，刻在另一个种族血脉中的神经冲动。

凛冽的寒风吹进来，对千年积寒的洞窟，却如春风般和熙。蛋壳内开始响起沉闷地爬动声，裂纹伴着清脆的响动蔓延，裂成两半。赤裸的少女从粘液中爬起，双瞳冰蓝，白色的鳞片从脚尖覆盖到脸庞。她试着迈出一步，脚底发出咯吱的响动。

满地都是白色的尸骨。骷髅，腿骨，手指。密密麻麻地积压在脚下，一根根地垒起，在留下无数黑色的空洞，深不见底。大半皆是人类女性的骨骸，废弃的铁链和铐子散落在骨骸间。

一根巨大的白骨盘踞在这一切尸骨之上，环绕着已经裂开的蛋壳。粗壮的脊柱链接起弧形的针状骨骼，弯曲的形状像是在拥抱它怀中的血肉，但已只剩下一片空空。

少女好奇地借着天光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山壁上刻着精致的壁画，千年已逝而色泽如新。被保存的画面却都是可憎之极的内容，丑陋野蛮的献祭，窃取力量的渴求，贪婪的欲望的宣泄。画的中心，白色的大蛇盘踞在雪山之巅，舔舐着被缩在笼中的冰蓝色女子。

少女呆滞地一幅幅看过，没有什么表情，走出洞窟，向着山下爬去。

大海是多么温暖。扑进蓝色宽广的怀抱时，她第一次感受到零上的温度，似乎有了心跳，有了血流。她向着海的深处游去。

柔美的歌声起伏在蓝色的波光中。欢悦的旋律揉接着双耳，通透的美妙感觉延伸到神经深处。她陶醉在美妙的旋律里，向着歌声的源头游去。

多么啊，她看见了。洁白的贝壳覆盖着她挺起的胸部，头发同海藻般散开在水中，七彩的鱼儿穿梭其间。她修长的尾盘在岩石上，耳根、指尖都张开薄薄的海蓝色蹼片，随着乐声轻轻地晃动着身躯，优雅而和谐，与大海的生灵融为一体。

今天真是美妙到极点的一天。温暖的海洋，悦耳的歌声，美丽的邂逅。她轻轻向着人鱼游去。人鱼沉浸在自己的歌唱间，并未注意到她的接近，直到她和她对上了双眼。

刺耳、凄厉的叫喊撕碎了一切。那是恐惧、憎恶到极点的目光，她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解释，人鱼已甩尾消失在泥沙深处。

怎么了，她想？

她想着南方走去。温度渐渐上升，她遇见越来越多的生灵。凶兽面对着她发出低沉嘶哑的吼声，血红的瞳孔蔓延着战栗。她想触碰在枝头啼鸣的鸟儿，却根本无法靠近它们十米之内。洁白的鹿优雅地踱步在林间积雪上，在看见她一瞬惊恐地消失在密林深处。

怎么了，她想？

终于，来到了人烟升起的地方。一个靠着捕猎为生的原始村落，古老的风俗和秘闻还在这里流传。她还没和人说过话，但她掌握着与生俱来的语言，渴求听见旁人的话语。

“怪物！”这是她听见的第一句话。随之而来的是劈砍的刀，锋利的箭，铁制的锄头，修长的毛。一切都徒劳地打在她的鳞片上却伤不了她分毫。

“不要！不要！”她嘶哑地喊告，只换来人们更大的恐惧。网罩住了她，绳子和锁链把她绑起来，架在高高的柴堆上。从日落一直到午夜，冲天的烈焰将铁链灼得通红，她洁白的鳞片仍冰般刻寒。

她终于感受到血脉中用的力量和淡淡的怒火。轻松地挣开束缚，围着她看守的人绝望地喊叫起来。无数火把从村庄里涌出来，围着她，重复着白昼的徒劳攻击。

其实一点都不痛。但是，真的好讨厌。

混乱中，一条白色的蛇在雪地上滑过。她对上它冰冷的目光。那蛇吐了吐芯子，嘶嘶地说了一些什么。她不想回答，脑海深处却响起同样嘶嘶的声音，古老，低沉。

她再恢复意识时，鳞片上沾满凝固的鲜血，腥气让她趴到在雪地上呕吐。

我是怪物，她想。她费力地洗净身体，穿上空无人烟的村中随手可得的衣物，不再向南，而是转身向着北方走去。

那是一座黑色的山脉。无论怎么攀爬，山顶的高度永远没有变化，笼罩在紫黄色的昏沉光线里。

永夜之山。她是怪物，她就该来这里，和那些在岩浆中洗澡的三头犬们作伴。

在半山腰，她碰到了她。那个裹在黑纱中的女子。

“我叫追夜。你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名字。我是个怪物。”

“你怎么会是怪物呢？”她说。“你是尊贵的冰与蛇的血脉的混合。你是至高的远古力量的存续。你会是我的好帮手的。”

她亲了她的脸颊。她的牙齿尖锐，能轻易抽尽人的精血。她的嘴唇柔软，能轻易刮走人的魂魄。她的眼神炽热，能轻易洞穿人的躯干。

她要吃了我，吞了我。她不爱我，可她还是亲我，还是拥抱我，陪着我，走过千山万水。即使她不爱我，即使她有一天要我去死。

从北到南。她说，要返回自己的家乡，那在很南边的地方，财富比茫茫北原上的所有珍宝加起来都多。要推倒那座可憎的通天塔，把财富还给它们原本的主人，永远生活在春暖花开之中。会有杀伐和血流。但一定是她们的胜利。

最后还在她身边就好，舞雪想。

舞雪默默地抚摸着放在腿上的刀。天色暗下来，广场的人渐渐散去。树木挡住高处的路灯，洒下一片浓郁的阴影，恰好把舞雪坐的椅子笼罩在内。又想起过去了。自己最近老是想起过去。

喷泉已经安静下去。寒鸦在高空盘旋。

忽然，天空里飘起雪花。路灯光被彻底遮蔽。琐碎的晶莹的白点纷纷洒落，在昏暗里疏忽闪动，轻吻她修长的睫毛，拂过她的肩。一个模糊的人影裹在雪花间向她走来，温柔地伸手摸了摸她的脸。

“想什么呢，害我找你。”追夜说。

“胡闹。”舞雪说。

“可是你喜欢下雪啊。”

舞雪拉过她的手，轻轻地放在腿上。追夜挨着她坐下，雪顷刻消散，她们重新笼罩在树叶洒下的阴影中。夜空同往日般带着淡淡的污浊，晦暗的悲哀。

“追夜，我们认识多久了？”

“4591天。”

“你瞎蒙我。”

“我可记得清清楚楚。倒是你从来不记。”

舞雪沉默了一会儿。

“最后的时刻要来了啊。”

“没问题的。我们会顺利的。作战方案我已经分发下去了。你看，我不是还有空出来陪你么。”

“追夜。”舞雪说。她凝视着追夜血红色的眸子，“你爱我吗？”

“我当然爱你。你说什么傻话？我们两个在一起多少年了？”

“没什么。我爱你，追夜。很爱你。”她说。“追夜，吸一口我的血吧。”

追夜愣了一瞬。

“你从来没有吸过我的血。”舞雪说。“但我想，也许就要没有机会了。我想至少，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你的身体里。”

“舞雪，别发神经。”

“追夜。”舞雪扳住她的肩膀，诚恳地用眼神哀求。“追夜。”

追夜凝滞了片刻，拉下黑色的兜帽，轻轻地贴近舞雪的脖颈。轻柔地舔舐后，她慢慢地把嘴唇贴上去，温柔地咬住。

片刻。喘息。急促。永恒。

她抬起头，舞雪白皙的脖颈上留下两个细细的红点，瞬息自行愈合，了无痕迹。

舞雪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雪花般轻微，易融。她靠在追夜的肩头，不再说话，望着广场对面黑色的树林。

从南街走出一个人影。舞雪觉得那身影有些眼熟。她直起身，重新靠在椅背上。追夜哼着首神秘的曲子，北方的曲调，苍凉旷远。

“舞雪小姐。”墨湘走到她面前，跟她打了个招呼。“晚上好啊。”

“你好。”舞雪说。

“这位是？”追夜问。

“墨湘小姐，下午时在咖啡厅认识的。”

“墨湘小姐，”追夜说，“幸会。我听竹潇提起过你，你是她最好的朋友吧。她这段时间是我们那最出力的宣传人员了。我叫追夜。”

“幸会，幸会。”墨湘伸出手去。追夜也伸出手，却停滞在路灯光分割阴暗的边缘。墨湘伸手越过那道边界，和她握了握。

“我得回家了，”她说，“竹潇应该已经在等我了。”

“有缘会再见的。”追夜礼貌地微笑，舞雪面无表情，用眼神向她道别。

墨湘转身向着家的方向走去。

原来是这样，她对自己说。她回忆着追夜的手留下的冰凉触感，和那在光前的停滞。

希望自己猜的是对的。她握紧拳头，捏在口袋里，开始攀登昏暗的楼梯。

水流淌过古璃顺滑的肌肤，沿着柔美的沟渠流淌低落。她把头抵在花洒下，心绪纷乱。

明天带队去贫民区指定的可疑区域调查，人数宜少。这是长老们安排她做的，而君洛被要求留在城区确保安全。

风雨欲来。可她的心里提不起一点劲儿。

自从任职辅政官后，她每天都在疲惫和清醒间挣扎。浏览无数的文件资料，参加各个地方的各种活动，在打心底里厌恶的各位企业家政治家们面前堆起笑脸。她知道，她没有选择的资格。她也从来不是为自己而做这些事。她只是为了君洛。为了那个模糊不清，也许永远不会到来的美好未来。

厌倦，厌倦，厌倦。钻心的厌倦和疲惫。

就任辅政官前，她和君洛天真的以为她们能握住更多的权力。真是可笑。甚至连城市面临大规模武装叛乱这种事，都到要最后关头才让她们知道。那些每天被送到她们面前、把她累得筋疲力尽的文件，和无穷无尽的应酬，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也许唯一的意义就是让她感到恶心吧。风雨将至，她想。也好。如果能让叛军把这里夷为平地，也许她就能和君洛一起，永远地离开这里。她从来没有渴求过什么两人一同登上权力的顶峰，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无尽荣华的幸福。她是贫民区的孩子，说到底。她渴望的仅仅只是和君洛在一起。她做什么都是为了君洛。

她轻轻闭上眼，仿佛看见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原。绿色的波涛翻涌在和熙的春风里，金色的太阳下，君洛站在草原的中央，穿着白色的连衣裙，举着一顶白色的帽子，开心地向她挥着手。

可君洛是怎么想的呢。古璃越发摸不透她的心思。她知道君洛并不认真对她的工作，越发擅长于糊弄那些文书。古璃知道她常常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呆，尽管君洛每次看见她进来都立刻装出在工作的样子。她也很厌倦吧？可她最近越来越让自己感到陌生了，古璃想。她戴着假面的时间越来越长，也模仿得越来越像，像到古璃都不知道有时她说的那些虚伪的话语，究竟是真心还是作态。她知道，君洛不可能轻易地放弃她拥有的一切的。

自己对她而言是不是也变得陌生了呢？古璃不愿再想下去了。太沉重了。太疲惫啊。

真复杂啊。古璃关掉花洒，擦净身子，开始准备明日的行程。

“你们按既定方案搜查。”古璃拿出准备好的地图，圈定几个可疑的点位，“两人一组，随时保持联络。这次行动我不负责指挥，有任何情况，直接向指挥中心汇报。最危险的区域，由我单独行动。”

小组成员骑上各自的载具，向着指定区域驶去，进入贫民区，像一把沙子洒进大海里。没有结果的，古璃想。

她向着给自己指定的区域走去。那位水族的高手就是在这附近失踪的。穿过小巷，两边的楼越发破旧，乱七八糟的店铺开在临街的门面上。

真熟悉。自己多少年没回来了？自己也没有回来的理由，她想。

这么多年，她从来没有给家里发过一条消息，家里人也从未联系过她。对他们而言，她就像从未存在过。

她站在熟悉的十字路口。离开贫民区那天，她第一次坐上气派的小轿车，在守卫的护送下经过这里，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回忆涌上心头。

在她的记忆里，她的父母从来不苟言笑。对她，对她的姐姐和弟弟，永远板着脸。父亲很少回家，在矿上一住就是一个星期，回家来也仅仅吃顿饭就走。那些邻居的父亲给孩子做的新奇玩意儿，摇晃的竹马，木制的陀螺，小巧的板凳，她们姐弟从来没有享受过。仅有的安慰是父亲的薪资还算不错，但养活一家五口，也仅仅只是凑合。

也许今天的自己，会问出家人们究竟爱不爱自己这种问题。但对那时的她而言，对她的母亲而言，也许根本就没有精力去考虑这种问题。她的母亲永远在忙碌，烧饭，洗衣，打扫房子，针线活，去临街的店上兼职。每天凌晨四点，她就要起床弄她的面团，发好了装在盆里，收拾各种肉馅葱花佐料，等到七点时推在小车里到街上去卖。剩下的面饼就会是她们的姐弟的早餐，要是哪天她们早上能吃饱了，那就是母亲的生意又不行了。

古璃永远记得那天夜里，她睡不着爬起来上厕所，透过厨房的门缝，看见正在揉面的母亲。她的手机械地在面团里揉搓着，忽然停下来，一动也不动，僵硬地撑在案板上。母亲抬起头，麻木的脸上黑色的眼圈，面容蜡黄，遍布深深的皱纹。劣质的电灯发出嘶嘶的电流声，微弱的灯光里，母亲呆滞地凝视着漆黑一片的墙面，无声。

母亲爱自己吗？有些问题不需要问，不需要回答，也没办法回答。

她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的血脉是如何苏醒的。一天早晨，世界在她的眼里忽然就变了样子。那天醒来的她，觉得空气格外的清醒，向窗外看去，能分辨清叶面最细小的纹路。一只野猫趴在矮墙头喵喵地叫。她想捉住它，猫儿灵活的地在矮墙上回来，明明自己的速度更快，却总在即将得手前被挣开。她有些生气，用脚踹了踹墙面，往日坚实的墙面却如薄纸般坍塌了。

她不会忘记母亲、姐弟和街坊看着她的眼神。恐惧，陌生。弟弟紧紧地缩在姐姐的背后，呆呆的脑袋上满是土灰。姐姐用手护着他，袖子脏兮兮的，满是油污。母亲手里还提着沾满面粉的钢盆。她似乎有些想走到自己身边来，但还是站在了姐姐和弟弟身边。

警察来了。然后神官也来了。一场混乱之后，他们宣布自己可能是遗失血脉的继承者。月之血脉。多么尊贵的未来啊。

“你不是我的孩子！我的古璃去哪儿了？”可是母亲这样对她说。

我是谁呢？小小的古璃想。我是谁呢？我的家在哪儿呢？

她坐进了神官接她的红色轿车，就再也没有回来。

多少年了，她重新回到这条街道上。她不再去想该死的任务和可疑区域，无意识地打着圈，慢慢地接近十几年前的家。

她害怕。她不敢接近。可她又挪不开脚步。

不要。不要过去。可是那么多年了。你就不想去看一眼吗。

她终于走到那扇熟悉的门边。十几年的光阴逝去，门还是一样的门，只是门环上长满了铁锈，台阶上落满了土灰。层层叠叠的蜘蛛网罩住角落，不知已有多少代蜘蛛在这里出生又死去。

对联像是很久没换过了，原本红色的纸张已经褪色到模糊，轻轻一刮便掉下细碎的粉未。

她扣了扣门，木制的门框轻轻地颤抖，从顶上落下一阵阵灰。

没有人回答。

街边，一个老太婆正好奇望着她。她已经想不起那是谁了。

“小姑娘，你找谁啊？”

“哦，阿婆，这里是不是住着一户姓古的人家？”

“七八年前了。”

“他们搬走了？”

“这家的男人是在矿场做工的。那年矿场发不出工资，几个兽人带头闹事，这家的男人也去了。后来男的不见了，这家女的带着孩子去找，这一走，就都没回来。”

“这样啊。谢谢阿婆。”

老婆婆转身离开了。古璃拍拍门上的灰，把手贴在门缝上。犹豫片刻后，她走下台阶，呆呆地望着老旧的街道。枯死的树枝越过院墙。她走到后门，厨房的换气扇停在绿玻璃的顶端。砖墙上开着两个空空的洞，乌黑，什么也看不见。

她沿着大街，慢慢地朝着广场的方向走去，像是失掉了所有的气力。

古璃来回地在广场边兜着圈子。长老们划定的可疑区域就在这一带，但她也无法断定究竟在何处。她索性坐在长椅上白费光阴，观察着路过的人，等待着夜幕降临再展开行动。

太阳缓缓垂向西方。一个少年看见了她，向她跑来，递给她一张传单，匆匆离去。她打开传单，上面写着：

打倒神族专政！城邦属于人民！

亚巴顿的铁拳将摧毁一切反动势力

世界属于我们，联合起来！

真是不错的口号，她想。真好。这里的人已经肆意妄为到在大街上派发传单，看来他们对自己的实力也有着十足的把握。

要是十年前的自己留在这里，那生活会是怎样呢？她会像这片街区里的青年男女们一样，奔跑在大街小巷，为激动人心的伟大事业而抛洒热血吗？还是接过母亲卖饼的手艺，推着那辆小车，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呢？

真好。没什么不好。如果这场风暴真能摧毁那些爬在人群上吸血的虫子，那些用无形的链子锁住君洛的人，那就让它们来吧。

这样的想法，也许已经算得上背叛吧。她从未忠心于这个城邦和她的血脉，那些在神坛前发下的誓言她一句也没有相信过。自始至终，她效忠的对象仅有一人。

她捏紧那张传单，轻盈地将它化为灰烬。

“暂未发现任何异常情况。”在传给指挥中心的简讯里，她这样写道。

归鸟越过低矮的楼群，消失在园中的树林间。广场上嬉闹的孩子们散去了。小商小贩们推着各自的用具往家走，板车在沥青路面上拉出咕噜噜的响声。

一个熟悉的身影闪出在视野间。她惊讶地看见，竹潇抱着一捆传单，形色匆匆地从南端的巷子里钻出来，一边向着路人分发，一边向着北边走去。

她搬到这边住了么？好像是听谁说起，酒神的老宅子已经被卖掉了。

她的嘴边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好像，自己也还是有些朋友的，即使她们很少和你交谈。不需要言语，也知道彼此是同路人，带着同样的气质，背负着类似的命运。

竹潇没有看到她，消失在了北边的巷子里。

天快黑了。太阳已经落下山去，天空沉湎在昏色的蓝中。她的目光回落到南端的小巷。一家咖啡店的门打开，一个浑身素白的女子背着一个修长的口袋走出来，向着巷子更深处走去。

这么轻松？古璃嘲讽地笑了。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漫无目的地游荡一天，瘫在椅子上发呆。然后，任务就完成了。

“发现可疑目标，独自前往跟踪。”发送。八点三十分。

她站起身，跟上那个白色的身影，向着贫民区最深暗的角落走去。

拐过两个街角。两边的楼有七八层高，舞雪走进一条小巷，南北朝向，完全隔绝阳光，散发出一股潮湿的气味。古璃停步在巷口，再跟踪下去就太明显了。舞雪走到巷子的尽头，拉开一扇门，走进去。

深沉的黑紫色铺展在天幕中。厚重的云层遮星蔽月，巷子两边的楼像是空无一人，连一盏电灯光都没有。古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按住刀柄，缓缓迈向巷子尽头的那扇门。她的手拂上冰冷的门把，犹豫着要不要按下去。

“进来吧，”里面的人说，“我知道你在。”

于是她按下门把手，推开门。

那是一双红色的眼眸，如燃烧的血。黑暗中什么都看不清。那个白衣女子的轮廓靠在墙角，晦暗不明。

刺痛。古璃凝视着那双眼眸，感觉血脉像是被点燃了，滚烫着冲刷着她的神经，烧灼着她记忆的最深处。

好熟悉。好熟悉的感觉。自己在哪里见过这双瞳孔？该死……

她不再允许自己犹豫下去。刀刃电般弹出，瞳孔收紧，她极速地切入最具爆发力的姿态，向前斩击。

清辉从刀刃上爆发出来，却被诡异的黑暗吞噬掉了。这根本不是单纯的黑暗，而是某种更具实体性的东西，浓郁得能吸收掉她的月华。

没有时间惊讶。她把全部力量都压在刀上，这一斩击的巅峰速度已经越过两千米每秒，空气被撕裂开，发出恐怖的嘶吼声。

但她甚至没能斩开那女子身前的黑色雾气。刀刃撞击在雾气上，诡异的触感传来，像是千百只看不见的手死命地拖住她的刀刃往回拽。她一改攻势，想要撤回刀刃，但已经晚了。黑色的雾气凝成实体，爆射而出，轻易地将她按在墙面上。古璃用尽全身力气挣扎，却连撼动半分都做不到。

“古璃，”追夜走到墙边，轻拍她的额头，“还记得我吗？”

古璃脑海的最深处，那个存放十年前夜晚回忆的地方，黑色的封印终于解开。

十多年前的瘦弱的古璃，无精打采地挥动着扫帚，清理着地面上永远扫不干净的灰尘。窗户里隐约透出昏黄的电灯光，姐姐在洗碗，母亲在洗衣服，弟弟也许在打扫屋子。

她把清好的垃圾倒进桶里，走近墙角，把扫帚放下。转过身，花坛边上忽然多出一个红瞳黑衣的女子，兜帽遮住面颊，盯着她，看不清表情。

“你是谁？你在这做什么？你，你怎么进来的？”古璃紧张地问。

“别怕，小妹妹，”她说，“我不是坏人。我就是一个人晚上太无聊了，想找人聊聊天。你陪我聊聊，好吗？”

“可是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很可怜的，”她说，“我被人追杀，跑了好远好远，路过这里，还没躲开他们呢。”

“为什么？”

“为了他们口中的正义，”女子说，“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其实只是害怕我，他们掌控了太多的权力，于是最终被权力掌控了。他们害怕我威胁到他们的权力，他们想要吃下更

多的权力，于是他们的眼里就容不下我了。谁会喜欢一个不能在白天现身的女子呢？我是巫女嘛，是憎恶的邪神的血脉，自然要被审判的名义架在火刑架上。”

“那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北方，”她说，“只要能越过北方那黑色的山脉，他们就追不上我了。”

“祝你顺利。”古璃说。“我爸妈不是什么邪神血脉，也没做过什么坏事。但他们好像天天都被人欺负，爸爸每次回家时脾气都不好，妈妈也总是睡不好觉，我经常能听见她在哭。大姐姐，你说为什么呢？”

“这个世界就像这样，真是糟透了啊，”她说。“人们造出强光驱散黑暗，却把又强光用来制造黑暗，令人失明的眩晕。”

古璃疑惑地望着她，并不理解她的话语。

“小妹妹，你不想被欺负，对吧？”

“嗯，不想。”

“那我就给你不被欺负的力量吧。希望你将来不会感到后悔。”

她轻轻咬开古璃稚嫩的脖颈，不是吸血，反而向内吐进她黑色的血液。她手指轻拂脖颈上的伤口，肌肤愈合如初，又在古璃的眉间轻轻一点。

古璃转过身，向屋内走去。她知道，自己刚刚扫完了院子，该去洗漱睡觉，准备迎接新的一天了。

夜之血脉。至为古老而混沌的力量。所谓日月，在那些已经失传的血脉谱系表中连三代以内都无法排进，而夜之血脉，是高贵的初代血。月之血脉，仅仅是它一个微不足道的后裔，要伪造一个这样的劣化品，对追夜而言，多么容易啊。

有朝一日，等自己的力量成熟，我会回来的，追夜想。她继续匆匆地向北行去。

我是谁？古璃想。

困住她的黑雾已经被追夜松开了。她呆滞地靠在墙上，毫无半点斗志。不知过了多久，她默默地转身，把联络用的设备扔在地上，推开门，踉踉跄跄地走进夜里。

“就这样放她走吗？”舞雪问。

“我还需要她，”追夜说。“对抗那个最强大的日族血裔，我还需要她的力量。”

既然她都说了，那一定就是这样，舞雪想。她不再言语。

小巷两边的居民楼上，墨湘站在漆黑的楼梯间里，透过砖墙上的空洞，看着那个摇摇晃晃地人影走出去，消失在巷口。她摁开手中照明的电筒，点亮前方的楼梯。空旷的脚步声响起在黑暗中。

在清晨朦胧的雾气里，浩浩荡荡的车队驶过连接两岸的大桥。

昨夜九点。君洛坐在指挥中心的大厅里。此起彼伏的嘀嗒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不断有人汇报最新发现的消息。但她最关心的机器只有一台，它连接着古璃的设备。她最后一次传回消息是在八点三十分，提到她发现了一个可疑人物。

忽然，那台机器中爆发出一阵凌乱刺耳的杂音，什么东西爆开的声音响起，然后只剩下滋滋的电流噪音。

“应该是那边出事了，”负责机器的人员说，“信号异常，通讯中断。”

技术人员们纷纷转身，望向君洛的方向，请求下一步的指示。

“原地待命，”她说，飞奔向宅院的深处。

“我请求立刻发动进攻，”君洛冲进议事厅，对着神色同样紧张的长老们，“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立刻出动部队！”

“但是现在调动部队恐怕不妥。在深夜向本就结构复杂陌生的贫民区中心发动进攻，完全是在送死。”

“相信你的小女朋友。”另一位长老说，“她就任仪式那天留在神坛里的血仍在灼烧，证明她还活着。”

“我们已经通知各部队最好行动准备，但目前最理智的办法是等待古璃的消息。”

半小时后。议事厅外传来一阵骚动，门被匆匆地打开。古璃踏进议事厅，发丝凌乱，衣服上破开千百个细小的口子，像在刀片织成的网里滚过一般。她的眼神黯淡而呆滞，茫然地扫过在场的众人，“至少有两个极强大的敌人，一人与我平分秋色，另一人实力在我之上。我们必须尽快发动进攻。”

空气凝重得令人窒息。长老用手指敲击着名贵的桌面，在各种方案间来回权衡。最终，他决定先发制人。

“通知各部队，明早六点发动全面进攻，按原计划部署。必须尽快肃清南区的污垢。”

“君洛，你带着古璃去休息吧，”一位贵妇说，“你们才是我们最强大的依靠。”

走廊笼罩在灯光里，外侧的花园在深夜中只显出模糊的轮廓。幽深的小径曲折探向黑暗的深处，清澈的水池面上微弱的波光来回，慈爱的圣母像披着深沉的暗蓝纱衣，沉默在夜的寂静里。灰尘在灯光下飞舞，清晰可辨。

君洛走在古璃前面，不敢去看古璃的脸。她像是刚刚从一场噩梦中归来，巨大的惊恐和绝望后，现实的世界变得虚幻而不可信。她盯着前方大理石砖的花纹，辉光随着前行游动在随机的图案上，闪过两粒黑色的瓷石，像是魔鬼狰狞的眼睛。诺大的庭院里，只回响着她们两人的脚步声。

忽然，身后的脚步声停住了。君洛还没回头，温热的触感从腰间传来。古璃双手环住她，疲惫地把身体的重量靠在她身上，靠在她的肩上，嘴唇贴近耳边，压紧细密的发丝，吐出微微颤抖的气息。

“君洛，”古璃说，她的声音很小很小，像是在讲述一个全世界只有她们两人能知道的秘密，“我们逃走吧。”

“你太累了，古璃。”

“我们去南方，有鲜花盛开的平原，辽阔的大海，自由的飞翔的海鸥。”

“说什么傻话呢。”君洛侧过身，双手捧住古璃的脸。古璃面部的肌肉紧绷着，眼神混杂着绝望与热切。她直勾勾地盯着君洛的眸子，带着把自己的心挖出来一般的疯狂，“君洛，”她像是在哀求，“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可是哪儿有这么简单啊，我的傻瓜，”君洛说，“逃走，我想了二十几年了。可是，放不开手啊。古璃，我们在这里曾度过无数个夜晚啊。想想我们在学院的那些年，夕阳里的教室，空荡荡的操场，雨中的温室。想着这些回忆，我就又觉得，也许有一天，我们真能携手创造出一个好的社会，理想的城市，所有人都幸福和平地生活，再没有痛苦、纷争和压迫，我们不再有那么多虚伪无用的文件和应酬要处理，每天下班后，你弹琴给我听，而我在厨房里准备温馨的烛光晚餐。我知道这很遥远，可这虚幻的设想，也是我仅有的愿景了。我们一起渡过这一关，一切一定都会变好的，好吗？等这一关过后，我在议事厅里也会有更多的话语权。一切都会慢慢变好的，一定。”

古璃继续默默地在她肩头靠了一会儿。然后她重新直起身，不再多说什么，默默地随着君洛走向两人的房间。

进攻的号角在清晨吹响。

江面上的薄雾还未散开，坦克打头的机械化部队已经驶上了桥面，向着南区开进，履带和轮胎挤压着地面，引擎嗡嗡作响，发出沉闷的轰隆声。但坦克的作用大概仅限于威慑，面对这片错综复杂的城区，真正能派上用场的是那些跟在部队后方的兵车。训练有素的部队有序地下车列队，浩浩荡荡地涌进还在安睡的小巷中。

枪口喷发的火光撕碎了静谧柔和的晨昏。红色的信号弹从楼顶升起，带着刺耳的鸣叫声，唤醒所有正在安睡的人。交火迅速展开，部署在楼中的反抗军向着巷中的政府军倾泻着火力，迅速击退敌人的进攻。

反击的枪火击碎老旧的玻璃窗，在水泥墙面上留下黑色的弹孔。政府军吃力地判断着敌方设计的位置，一边射击一边后退，重新聚集到坦克构成的铜墙铁壁边。

弹雨从天而降。在居民楼的楼顶，围墙上开出垛口，数十架机关枪分布在各个方向的楼顶上，无情地攻击着收缩防御的政府军们。楼宇中，千百个早已准备好战斗的人从沉睡中苏醒，带着他们的武器，开始按照既定的计划集结。

而桥的另一端，更多的部队陆续抵达。带着神血的战斗人员展开防御性的技能，暂时地抵挡住死亡的弹雨，双方陷入僵持。

竹潇被突如其来的嘈杂唤醒。猛烈的交火声从大概一个街区远的地方传来，在接近桥头的地方。六点十五分。敌人的进攻区域和预估的一致，但时间比我方的预计还要提前，她必须立刻加入战斗。

在她的身边，墨湘的位置上空空荡荡，只留下浅浅的印痕，摸上去，余温已经散尽。

“墨湘？墨湘？”她喊了两声，没有人回答。

没时间了，她想。

她从床下翻出那把自动步枪，装满弹匣，穿上防弹背心，背上背包，把钢盔戴在头上。她匆匆地在桌子上给墨湘留下字条：

“外面危险，你看到这条消息后，尽快向南撤离，那边更安全。我会参加占领桥头一带的作战，如果顺利，正午时我们就能攻入江对面。”

她冲出门，和千百个正提着枪从家门里走出的普通人民一样，向着桥头的地方奔去。

此刻，舞雪并不在发生激战的南区，而是在江的对面，城西。在这里，她们早就提前藏好了一支部队。

在城西郊区，城邦设立着专用于关押特殊犯人的地下监狱。这几个月暗中进行的抓捕活动，早已使它人满为患。这无疑是一只潜在的有生力量。

舞雪走进监狱的围墙，抽出刀刃。无需再隐藏实力。决战已经打响，所需要做的就是尽快地结束战斗，然后回头对桥边的守军形成包夹之势，打开通往通天塔的门户。

清寒的刀光铺天盖地地斩出，数十米高的灰墙被生生切裂。墙体轰然向外倒塌，监狱里警报四面响起，舞雪的部队向着缺口鱼贯而入。舞雪闪进监狱的深处，精确地在看守人员的脖子上斩开利落的切口，在血液喷涌而出之前，她的刀刃已经挥击到下一人的身前。

囚困已久的牢笼终于被解开。被关押在这里的人，纵然侥幸从百般折磨中活下来，也是奄奄一息，枯干蜡黄。这些受尽皮肉之苦的人们，在反叛军们把食物和装备放到他们手中的那一刻，眼中燃起复仇和愤怒的火焰，涌起将敌人撕碎的渴求。他们将是一只从背后扑出的老虎，撕咬向那些在桥头固守的敌军。

通天的火光从监狱里燃烧起来。确保所有人都撤出后，古璃拉开携带的手榴弹，随意地向着角落丢去。片刻间，这座囚困自由的牢笼坍塌为一座死寂的废墟。数十米高的围墙倒塌在地面上，冲起数十丈高的灰尘。

“亚巴顿反抗军！跟着我们，夺回本属于你们的权力！”舞雪举起他们黑色的旗帜，站在废墟的中央，对着周围的高楼挥舞。

她扔下旗帜，率领着部队向既定的方向前行。在他们身后，高楼的窗户一扇扇打开，人们纷纷探出头，望着他们离开的方向。

发生在江边的战斗逐渐进入白热化。决心不惜代价向前推进的政府军在阵地中架设起数门火炮，进一步提升的火力摧枯拉朽地清理掉楼顶的反抗军阵地。大楼的外墙塌陷，层层地面如融化般坍塌。铁锈色的钢筋裸露在空气中，碎掉的水泥块掉在地面上，将原本就拥挤的路面进一步堵塞。

反叛军的阵线被撕开口子，政府军终于得以进一步深入。战局进一步向着混乱发展，巷战爆发，子弹在狭小的空间里穿行，每一处墙面的空洞都可能伸出一支冰冷的枪。被击散的政府军和撤退的反叛军同时在楼宇间穿行，下一个拐角处出现的可能是敌人也可能是朋友。双方的指挥完全陷入瘫痪，弹药耗尽的反叛军不顾性命地从暗处扑出，用刺刀狠狠地扎进敌人的胸膛。

四处都是废墟、尸体和火焰。炮击之处，床单和衣物在滚滚的烈火中燃烧，发出浓烈的黑烟。枪声、炮声、呼喊声、呻吟声、脚步声、哭泣声乱作一团。在政府军向内推进了足够的距离后，双方的兵力都开始在阔大的面积中显得稀疏，近距离交火开始减少，士兵们猫着身子穿行在楼道间，透过窗户给不幸的人放冷枪。双方再度陷入僵持。

君洛再次被要求留守在市中心，坐镇整个战局的同时保证中心区的安全。古璃被派往西线镇压突如其来的叛乱。随着城郊地下监狱的失守，西线的工厂也相继发生叛乱。反叛军们的武器简直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般被送到他们手中，随着战线的拉长和逼近，反叛军的人数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一股铜墙铁壁般的洪流向着东部推进，越发势不可挡。而叛军的人数在西部步步高涨的同时，政府军却因为进攻中心集中在南方而陷入人手不足的局面。

东区的电力系统也随着工厂的叛乱而瘫痪。各个片区之间的通讯陷入混乱，由紧急抢修的线路送到指挥中心的消息陷入完全的矛盾，由一个队伍报告的还在坚守的区域在另一个队伍看来已经沦陷。请求增援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难以判断究竟哪些消息才是真正急迫而重要的。在这排山倒海的攻势面前，根本分不清楚他们的进攻中心是在何处，又或者每一处都是进攻中心。

神族的人员已经被排上前线。但纵然流淌着神血，能无视热兵器的人依旧是少数，所能做的仅仅是延缓敌方的推进。

随着阵地进一步地丢失，政府军已经缩入一个相当小的范围，抵抗越发顽强，两边再次陷入僵局。但同时，在南区作战的政府军的后背也就暴露在西区叛军的锋芒之下。

竹潇奔跑在倒塌的楼宇间。她随身携带着珍贵的短程通讯设施，接收后方传来的指示。属于叛军的六芒星标志被她戴在极显眼的位置，既能让她迅速被友军认出，同时也让她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在她的一生中，她从未觉得有此刻般燃烧和沸腾的感觉，也从未如此地清醒和畅快。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流着神血的人，在战友们逐渐体力不支而蜷缩在阵地里的时候，她仍能蹦跳着在已经沦为敌占区的废墟里为散落的队伍们互通音信，将他们重新联合起来。

对讲机里传来指示。西区战线顺利推进，从江对面发起的对南区政府军的包夹即将开始。她必须尽快地与这片废墟中余下的人取得联络，他们将是向政府军发起反攻的最直接力量。

她越过一块巨大的坍塌在地面上的水泥，太阳穴处传来刺痛的感觉。她毫不犹豫地顺着直觉向右侧翻滚，同时举起步枪利落地点射。敌人的子弹穿进她身侧的地面，而那支从黑暗里向她射击的枪已摔落在地面上。它的主人倒在浅浅的血泊里，三枚子弹仅仅在他的脑门上留下一个弹孔。

再快些，再快些。她感觉到了，右侧的楼中有友军的存在。她自信地朝着黑乎乎的窗口挥了挥手，果然，友军探出手，作为对她的回应。

“十一点十分发动反攻！”她对着那边呼喊，“我们的军队将在桥的另一头包围他们！”

喊声暴露了她的位置。敌人的子弹从黑暗中射出，她早有预警地向一边闪开，最近的一枚子弹擦过她的左手背，手皮破开，留下一道滚烫的伤痕。她仓促跑进黑暗里，背后，楼上的友军已经利落地解决了向着她放冷枪的那伙人。

她躲进附近一楼的一处厕所，拧开水龙头。幸运之极，给水系统还在正常工作。她简单地包扎好伤口，十一点五分，对桥头敌军的全面反攻即将展开。

指挥中心已经明白南区军队被包围的事实，但他们已经无法进行增援了。无穷无尽的叛军从街道里涌出，追夜曾下令夺取的五所武器库中的装备几乎已经分发殆尽。他们获取装备的手段仍然是进攻，从政府军的手中硬抢，每干掉一个政府军就多出一个人的装备。流着兽血的工人们自杀式地冲向守军的阵地，凭借着硬化的皮毛生生接下第一波的射击，只要不被子弹命中致命的部位，他们手中的菜刀便能砍在守军的身上。疯狂的攻击下，不少阵地直接放弃了抵抗，径直交出了所有武器装备。

至于古璃，她再一次和舞雪对上了刀。

而这场战斗简直诡异到了极点。和上次电光火石的刺杀行动中的交战不同，两人的挥砍极度克制，每一次斩击都完美地配合着对方的行动，默契得像是在表演刀舞一般。尽管在观战的人看起来这场战斗斗魄惊心，但对于能斩出千米高速的她们而言，当前这几十米每秒的刀速轻松得像在休息。

对于古璃而言，她宁愿给自己一个被困住的理由。她本就没有任何战斗的理由，也无心去杀戮那些叛军。与其继续投身进令人身心俱疲的战斗指挥当中，还不如就这样单纯地和舞雪挥砍下去，等待着总部发出让她回撤的命令。

而对于舞雪，追夜明确地告诉过她在真正的决战前不能杀死古璃。尽管她并不理解古璃这样轻飘飘的进攻究竟在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她也懒得去想。能把敌军目前唯一能行动的有威胁战力拖在这里，让古璃无法支援对桥头阵地的围攻，她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了。

于是，在一片空旷的空地上，双方的军队都近乎死伤殆尽的战场中，两个女子默契地挥击着刀刃，等待着命运的洪流奔向下一处岔路口。

南区的军队陷入苦战。扑进贫民区中心的军队收回撤回桥边收缩阵线的命令，却在撤退的过程中遭到占领区中本就没有清洗干净的叛军的进攻。在桥的另一端，西区的军队已经发起进攻。废弃的车辆，清理出的建筑废料，早先铺设的掩体，各种障碍物堆积桥梁中央。双方在桥梁本体上的交手显得相当克制，双方都不愿轻易破坏两岸的连接通道，只使用单兵枪械进行攻击。

但来自贫民区的反扑就不那么克制了。猛烈的炮火再度从废墟间复燃，火箭筒迫击炮等装备也被从更深处的仓库里拉了出来。不少辆坦克已经沦为了完全的废铁，被军队当成挡子

弹的掩体使用。军心早已涣散，流着神血的军官们无情地处决敢于懈怠的士兵，警告他们不要心存任何幻想。

竹潇躲藏在废墟二楼的黑暗中对着政府军的阵地射击。但纵然我方的火力猛烈，也难以对敌军造成真正致命的打击，大部分子弹只是徒劳地拍击在坦克的装甲上。

她终于也觉得疲惫了，放下枪，缩进黑暗里。

现在墨湘肯定乖乖地躲在广场南边吧，她安慰自己，安全地躲在未被战火波及的地方。

我们会胜利的，她想。窗外的枪声仍密集如雨。我们必然会拿下这片阵地，攻入对面的中心区。我们必然会夺得最终的胜利，人民将获得解放，我们将从神族的压迫和剥削下释放出来。我们会建立新的学校，让每个孩子都公平地受到教育，而不是让贫民的孩子在十五岁时就走进工厂的大门；我们会建立完好的医疗保障系统，让穷人也有抵抗死神的力量。新的社会制度将被建立起来，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被收归公有，我们平等地在工位上劳动，高度机械的生产模式下，每天只需轻松地工作八小时，而充足的物质财富能支撑起人民培养多彩的兴趣爱好。

她闭上眼，仿佛已经看到那个美好的未来。玻璃外墙的高楼不再只是存在于那个小小的半岛上，而是遍布城市的每一处，所有人都能住进干净舒适的房屋。每到下午五点，所有人都准时地从岗位上下班，除了值守的少部分人和刚刚起床的服务业工作者。五彩的电灯点燃街道，人们手挽着手走在干净的街头，走进餐馆享受一顿美妙的晚宴，然后来到电影院或是剧院的门口，感受艺术气息的熏陶。

到那时，她也不用再天天买醉了吧。那时她会做什么呢？还是当个三流诗人？不，当然不是。现实生活足够充实的人怎么可能成为诗人呢。所谓诗人，就是因理想和现实的割裂而发出痛苦呼喊的人啊。

她会成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她想。当个花匠不错。每天提着水壶和剪子，走过大姐小巷，给那些漂亮的庭院修枝剪叶，等待着花儿们开出鲜艳娇嫩的芬芳。

真好，她想。

猛烈的爆炸声再度从窗外传来，整栋建筑物都在冲击波中摇晃，碎掉的水泥砖瓦纷纷抖落。她睁开眼，重新提起枪，向窗外望去。枪声已经停下，熊熊的烈火肆虐的守军阵地中，白色的旗帜缓缓地飘扬。

她奔出黑暗，汇合进欢呼着开向对岸的队伍中。人们高举着枪，欢唱着革命的胜利，冲向江对面的高楼。

政府军收紧所有力量，保卫最后的阵地，中心区。叛军兵临城下，对政府军的阵线发起马不停蹄的进攻。

古璃已经回到君洛身边，接过指挥中心工作。她刚从战场上回来，带着未散尽的硝烟味，昨夜的疲惫停留在脸上，刻骨的倦怠藏在瞳孔的深处。但她执意要让君洛去休息，无论君洛如何劝阻她。

君洛站在滨江公园的最高处，望着江的对面出神。黑色六芒星的旗帜飘扬在已经毁于战火的楼顶，这座城市的权力中心开始易位，新的光芒在贫民区中升起，而通天塔玻璃外墙的反光像是垂死的余光。

最后的防线看似效果不错，原本风云变换的战局已陷入数小时的平静。她相信布防的坚固，除非白衣女子和藏在幕后的另一人出手，这防线几乎不可能被攻破。

敌人也并不显得急躁，毫无组织大规模突进的表现。他们是在等夜晚的降临，君洛明白。现在苍蝇乱舞式的骚扰性进攻，不过是在给自己的部队装样子看。那个一直躲在幕后的人，她将携着夜幕一同来临，真正的决战时刻。

不过是个害怕太阳的妖魔鬼怪，让她来吧，君洛想。她抽出别再腰间的刀刃挥舞，动作自在而流畅，刀刃如同她手臂的延展。

轻画圆弧，君洛在空中圈出一个燃烧的圆。我便是太阳，她若来，我便将她灼为灰烬。

同她猜测的一样，躲在贫民区的黑暗中，追夜授意在七点前不要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局已完全掌握在她们手中，胜利的旋律会黄昏的来临一同奏响。

在中心区的防线外安排些骚扰性的进攻就足够了，让那些情绪激昂的起义部队宣泄宣泄就好。

但这次的命令不那么奏效。在最后防线前的受挫，不仅没有使得部队的士气低落，反而高涨了将士们冲锋陷阵的激情。最前方的士兵们双眼血红，不断地向着数十把机枪镇守的街道发起冲锋，再被密集的弹雨压回。追夜缓和进攻的命令无人理会，不仅最下层的士兵不愿服从，高层的军官也暗中抗命，对手下部队的自发攻击视若罔闻。

风暴进一步在叛军的阵地中酝酿。从端着饭盒的底层士兵到在地板上来回踱步的中尉，每个人的眼中积蓄着愤怒和疯狂，只等待一个决堤的时刻，向这垂死的政权发起致命的撕咬。

竹潇趴在沙袋后向着敌方点射。一条宽旷的主干道隔开两边的阵地，往日平整的路面被弹火翻起无数的坑洼。她们在这里和敌军僵持已经近五个小时了，而战局从政府军的全面进攻变为全线败退，也仅仅耗费了五个多小时。换言之，近乎整个下午，叛军的进攻毫无进展。

每射空一发子弹，竹潇便感觉身体里燃烧的激情更盛一分。混杂了急切、愤怒、兴奋、喜悦的感情。醉酒后，她常常感受到的是深沉的悲伤和浮动的喜悦的混杂，一种没有目标的热爱和无比坚实的悲哀。但在她此刻的脑海中，悲伤早已消散无踪，热爱和希望为着明确的目标喷涌。她渴望着冲过那道防线，撕开最后的致命伤口，把革命的尖刀刺进敌人的心脏/

她吞咽着口水，已被火药弄得脏黑的手指在枪身上摩擦。她不明白为何上层迟迟没有命令传来。分队的负责人已经多次提出集合力量单点突破的建议，但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谨慎地更换到另一处射击点位，贴近瞄准镜，观察着敌人的影子。前方的大楼中至少有五十以上的人数，全都躲在墙壁的后方，看上去空无一人。但只要敢踏进他们的射程一步，瞬间便会被射成筛子。

突破，她想。撕开一个口子。

她思考着掩体上留下的弹痕，子弹飞来的方向。敌人应该集中在路左边的那幢大楼中，就像一颗钉子，死死地镇住他们阵地的边缘，拦在叛军前进的道路上。

叛军没有坦克。缺少进行冲锋的手段。

血液在脑中翻腾。她谨慎地向后退去，在后方几十米处的营地里找到分队的负责人，向她讲述起自己的计划。

安静了五个小时的街道上，重新响起引擎的轰鸣声。竹潇坐进汽车的驾驶座里，拍了拍副驾驶上的炸药包，一脚把油门踩到底，向着对面的高楼冲去。在她身后，十辆临时调遣的小车随着她一同加速，时速狂飙到一百码以上，瞬息冲过双方僵持的界限。

弹雨立刻向着她们倾泻。前窗在几秒的时间里崩碎成灰，流弹和碎片击打在防弹衣和头盔上，碎玻璃扎刺进竹潇的面庞里，锥心地疼痛。

前三辆车承受了第一波最猛烈的洗礼，后方车辆上的人手发起反攻，对方暂时被压制回墙壁后方。

真是送死般的冲锋啊，她抹了抹脸上的血，戏谑地想。车辆拐过转角停靠在敌军视野的死角，她跳下车，抱起炸药包，开始沿着技术人员计算的点位铺设。右侧传来的枪声再度变得密集，楼上脚步声纷乱，手榴弹爆炸的声音在楼宇间咆哮。

还剩三个点位，快些，快些。敌人应该已经反应过来他们在行动了。她牵拉着引线，再次转过墙角。猛烈的枪声从侧方传来，但这次没有持续太久。竹潇仿佛听见纸张被捅破般的噗噗声，接着是呼喊和奔跑的声音。

掩护我的人死啦，她想。没时间了。她迅速后退，放下炸药包，拿起步枪对准刚刚转过的墙角。

一队人影闪出。竹潇将扳机死死地扣到底，枪口猛烈地颤动着，剧烈的火光将眼前晃得一片模糊。朦胧中，她仿佛看见几个影子向后倒下，也看见几个影子胸前喷射出同样剧烈的火光。小腹处传来一股温暖的感觉，接着一阵贯穿的疼痛。

她栽倒在地上，扑在刚刚扔下的炸药上。人影迅速向她涌来。在天旋地转的疼痛中，她抽出腰间的手枪，对准炸药包上的雷管，径直扣动扳机。

冲天的火光腾起，一切化为灰烬。

由于引爆点的偏差，大楼没有按计算的一般倒塌，而是向着一侧倾泻，崩毁的石料将路面堵塞得无法通行。

但这就够了。爆炸的响声传出去了，足以震碎耳膜的巨响如水波般扩散，点燃了所有被压抑到极点的激情。

以爆炸点中心，全面的冲锋自发地向着中心区发起。

黑色旗帜被一次次插上楼顶，又被一次次拔掉。对峙的僵局被打破，双方的军队在激战中开始混杂，同一片房屋被来回抢占数十次，厨房里是叛军，客厅里是政府军。遍地都是尸体，没脑袋的、缺手缺脚的、胸口开了个洞的，大火沿着街道蔓延，令人恶心的肉香从房屋间飘出。彻底疯狂的政府军开着坦克对着街道两侧扫射，不再关心楼里是否还有友军的存在，是否还有无辜的平民。无数天花板被气浪掀开，层层地向下坍塌，把地面生生堆高数米，埋葬掉无人再记得的名字。墙壁在剧烈的爆炸中飞灰湮灭，只剩下断了一般的承重柱孤零零地站立，像死去巨人的脊椎，挂满狰狞的缺口。火焰肆虐后的楼房，墙面上只余下灰黑两色，空空的窗洞像是张开的口，被烧死前在火中绝望的挣扎和呻吟。

局面彻底脱离了双方的控制。舞雪犹豫不决地奔跑在战场中，断开了和君洛的联络，她也不知道下一步该采取怎样的行动。

杀戮和毁灭还在继续蔓延，像黑色的火焰附蚀在大地上。枪声响彻在每一处街巷中，凄厉的喊叫和满墙的血迹只能让已经僵硬的神经感到麻木。不堪重负的钢筋生生断裂，将下方趴在水泥块后射击的士兵砸成肉酱。死亡才是这里最正常的事情，生命已经成了遥远的神话。所有在这里的人都会死，只是时间的先后问题，这个悲哀的命题被从一生之长压缩到几个小时之内。灰色，黑色，灰色，红色。耳膜破裂，五脏翻腾，眼球被地面满布的沙砾摩擦，绝望的锁链套死在双腿上。没有尽头的地狱，没有结束的死亡，无尽的灰色漩涡，痛苦扭曲的世界，人类历史的本质。

太阳向西坠去，昏黄的光晕从天际线处蔓延开来。战火渐渐地熄灭下去，因为已不剩下多少活着的人了。中弹烧伤的人们呆呆地瘫倒在废墟间，等待着死亡合上他们未瞑的双眼。寂静沉重地压在废墟上，夺走所有苟延残喘者的呼吸。

舞雪不再跑动，停住了步伐。隔着近五百米的距离，双方对上目光，同时抽出刀刃。

君洛从右侧向着舞雪挥展，古璃沿着左侧进攻。双刀拉出一银一金两弧刀光，在半秒内扑进到舞雪面前。刀身切近舞雪凝结的厚重冰墙，银刀下的冰面上开裂出千百道碎纹，而日刀如同切入无物之境，继续奔向舞雪的眉心。

舞雪抽刀挡开挥斩，迅速后撤。低沉的蛇语再次响起，但这一次，它是真实地响动在空气中。声波蔓延在空气里，在碎裂开的冰块间来回反射，遵循着古老而神秘的法则，将它们重新黏合在一处。某种异质的生命在坚冰中成型，巨大的咆哮声响彻在天地间，一条通天彻地的冰蛇腾起在空中，足有数十米高，威严地凝视着下面如灰尘般渺小的日月二人。

无需多言，君洛攻向冰蛇，古璃冲向舞雪。下方的两人在空中碰出一条密集的白色线，线上每个点都是一次斩击的火光。君洛跃向空中，长刀上喷吐出数米的火焰，切割在巨蛇的脖颈处，蛇头发出痛苦的嘶鸣声，但火焰连冰凝成的鳞片都未能破开。

她重新回落到地面上，不等她发动进攻，巨大的蛇头喷出冰雾，冰霜凝结在废墟中，气温骤然跌至零度以下。君洛挥出一道道修长的烈焰，驱散致命的低温，再度提刀向着蛇头砍去。

这次，真正的刀身切中蛇身，烈焰崩发，在蛇身上留下一道修长的切口。恐怖的低温从切口中蔓延出来，喷出一阵细密的冰雨，将本就满地疮痍的废墟再度生生凌迟一遍。

她落到地面上，看着蛇头极度痛苦地张开冰色的血口，声波中蕴藏的能量能将一般人生生轰为血泥。蛇颈在空中剧烈地扭曲抽动，空气中的温度再度下降，水汽被生生抽走，凝结到蛇身上为它修补伤口。一息之间，日刀切开地伤口愈合如初，蛇头重新向着君洛扑咬。

另一边，古璃的每一次斩击都在变得更缓慢。从巅峰的两千米的斩速度，到现在已经只能勉强维持在千米的边缘了。而舞雪的状态比起初战时有增无减，白色细鳞覆盖到眼底，五官的位置发生诡异的扭曲，只剩下冰蓝色的双瞳作为仅存的人类特征。

舞雪的每一刀都是在进攻，古璃的每一刀都是在防守。她感到身体在反抗自己的命令，血液抗拒按自己的命令流动，骨骼拒绝做出应有的转动，肌肉拒绝伸缩，细胞甚至拒绝呼吸。她浑身的力量都在流逝，像被大地抽走一般，她徒劳地尝试着释放那致命的月华，却只挥出两道暗淡的白芒，打在断裂的水泥墙上，连表面的粉层都刮不开。

窒息的感觉传来。一瞬，黑色梦魇的幻象浮现在眼前，她死死地握住刀，身体因巨大的恶心和眩晕感扑倒在地面上。

舞雪试图致命的一击被君洛挡开。日刀闪出前所未有的炽烈光芒，一道光刃从尖端爆发，击打在舞雪的胸膛上。外表的衣物被撕为灰烬，白色鳞片上留下烧焦般的黑色痕迹。她被巨大的动能冲飞，狠狠地撞击在百米远的墙面上。

君洛完全无法理解面前发生的一切。古璃的刀掉在一旁，黑色的斑块出现在她的肌肤上，迅速地蔓延遍全身。接着，她的肌肤开始溃烂，流出的不是血，而是某种粘稠的黑色液体，有着邪恶的生命力，沸腾般张牙舞爪地跳动着。君洛极度厌恶地用火清掉那些在地面上爬动的液体，可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古璃一点点地融化，肌肤不再能维持基本的人形，她的面部消失的那一刻，全身崩毁，黑色的液体四溅，连一根指骨都没有留下。

“她死了。”舞雪无感情的声音从后方传来，“她的血脉由旁人赋予，也终被旁人收走。”君洛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了。她感到熔岩在心脏里翻腾，灼热烧毁了她的神经。残阳正在她的身后沉坠，血色的夕辉模糊了她的身影，她的身前笼罩在昏暗中，唯有眼瞳中流动着日冕般的光。

她张开口，气息带着恐怖的高温喷吐。翅膀撕裂衣物，在她的身后张开，千百道闪电般的金色细丝拉开在翅尖之间。长发根根分离，在被电离的空气中张开，环绕着她漂浮。

她提起长刀，对准舞雪的眉心。刀身在极致高温中通体透红，古老的铭文浮现，粗砺质朴，带着凝练到极致的杀意。

真正的日神降临了。狂怒的日神。

冰蛇被舞雪解离，化作一层深蓝的甲冑覆盖在她的肌肤上。

只要等到夜晚降临。这是舞雪此刻唯一的信念。只要等到夜晚。红色的日轮大半已经没在地平线下，天幕的基调已由昏黄转为暗蓝。遍地残渣的战场，方圆千米，仅两人催动着刀刃，展开殊死的搏斗。君洛命中舞雪刀刃的每一击，都将她的虎口震得酥麻一分，仓促招架的舞雪已无力防御刀身上射出的辉光，蓝色的甲冑割裂如碎布，血液从缝隙间渗出。

黑色的飞鸟腾起在空中，向着落日飞去。通天塔早已在战火中倒塌，五十米的高楼向着江水坠落，那些载着君洛和古璃回忆的房间已经永远失落在泥沙的深处。

连接两岸的大桥上空无一人，散布着汽车和坦克的残骸。江滩上，乱石在修长的阴影中错乱。本繁华的滨江路不再亮起灯光，彩灯做成的大字在地面上跌得粉碎。载着时光，载着一城逝去的生命，江水缓缓地向东淌去，天空阴暗的倒影被揉散，模糊成片片流动的温柔。

太阳落下去了。

君洛的刀贯穿了舞雪的胸膛。

舞雪的瞳孔闪动了一下，最终熄灭了。她没能完成追夜交给她的任务，从那个疯子般的少女用生命撕开阵线的时刻起，一切都朝着不可挽回的深渊滑去了。

君洛松开手。舞雪的尸体直愣愣地倒在地上。

她没有丝毫的喜悦。她连把刀刃在拔出来的勇气都没有。她麻木地走在满地碎石砾中，衣服残破不全，无数细小的血口开在臂膀上。眼中的光芒熄灭殆尽，翅膀早已消散无踪，她的步伐踉踉跄跄，近乎跌倒。

她终于走到江畔公园的台阶上，疲惫地坐下。四野无声，对面贫民区临江的房屋在清晨的战斗中便以毁坏殆尽。人生中第一次，她迎来了一个没有灯的夜晚。她抬起头，平生中第一次看见这样纯粹、浓厚的黑暗，遮蔽一切，我们的过往、悲伤、痛苦、愤怒、爱意、仇恨、刻骨铭心和一切的一切，甚至我们自己，都被它温柔的帷幕包住，不再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忘记一切。她对自己说，忘记一切。她无法理解发生的一切。夜色。多么纯净的夜色啊。忘掉一切吧。

可是忘不掉。

“君洛，”古璃说，她的声音很小很小，像是在讲述一个全世界只有她们两人能知道的秘密，“我们逃走吧。”

忘不掉。

平生第一次，她看不清自己是谁了。她曾有过多少时光可以和古璃待在一起？她曾有过多少次机会可以和古璃永远地从这里逃开？

数不清了。她看不懂自己是谁。

她把指尖嵌在心窝边的肉上，深深地刺进去。疼痛吗？也许有一点。也只有一点。

她把金色的心脏掏出来。还在跳动的，金色的心脏。像是日轮。像是日轮，覆盖着点点黑色的斑。

我就是这样的人啊，她想。她瘫倒下去，手中的心落在地面上，跳了两下，熄灭了。

在残夕中浮现的云暗淡下去，沉入深寂的夜色。深渊张开大口，吞噬掉天幕中最后的蓝色。

夜，终于降临。追夜的心情到达愉悦的顶点，狂溢的喜悦在胸膛中撕咬。她还不清楚战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想必伪作的月族女孩已经死去，冠日之名的执政官也是油尽灯枯。

胜利触手可及。她颇有仪式感地整了整身上的黑袍，试图拿出当年的威严。从今以后，她将不用再隐藏在阴影中度日，她将登上权力的顶点，给予将士们曾允诺的财富和自由，然后把整个城邦掌控在手中。

她已经无法控制脸上的表情，嘴角咧开露出微笑，越张越大，最后变成狰狞的狂笑。

我等这一刻等了太久了！太久了！被追杀的屈辱，被放逐的仇恨，在荒芜人烟的北地蛰伏数十年的凄苦。而这一切累积的痛苦，此刻在胜利曙光的催化下，全都奇迹般地变成了喜悦的原料。她越回味昨日的苦衷，便越感到此刻胜利的美妙。

她拉上门，沉稳地迈开步子，每一步都走得庄重威严，仿佛她走过的不是阴暗潮湿的偏僻小巷，而是登基仪式上鲜艳的红毯。

她满怀高傲地抬起头，目光掠过两边漆黑的楼宇。一个楼梯间里忽然掠过一丝闪光。

闪光？她的心猛地颤抖起来。

千百道强光从两边无人的楼宇间射出，比太阳光更刺眼，泛着金色的耀白，如同一根根以光速穿行的长钉。辉光交错，顷刻织成密不透风的光网，封死追夜身周的所有空间，仅为她留下方圆不到五米的空间。

她呆滞了。她可以躲过子弹。可以躲过刀枪。为了躲过太阳，她足足在昏黑的小屋中潜藏到此刻。可她躲不过光，三乘十的八次方每秒的真空气速，空气的折射率是一点零零零二七七，几乎没有衰减。比她的反应速度大了五个数量级，无处可逃。

巷子的尽头，一个人影缓缓地走来。

墨湘手里转着一支特制的强光手电，停步在光牢的边缘。

追夜怒视着她，眼神狰狞狂躁到极点，血红的双瞳像随时会炸开般紧绷。她不甘地用余光在光牢中寻觅，试图找到一个细小的缺口，哪怕只有一毫米那么宽，也足以让她脱身。

可她找不到。无论向哪个方向探寻，最终都会碰上一束终结她希望的强光。

“想逃出去我？我跟你讲哦，在变成三流作家前，我先学的是数学和物理。空间几何我学得还蛮不错，”墨湘说，“放弃吧，我算过很多遍了，你逃不出去的。”

虚妄的希望开始破灭。追夜先前对胜利将至的狂喜，希望的碎片中化为更盛烈的毒药，无数蚊虫贴着她的神经噬咬，愤怒、绝望、不甘、委屈、仇恨、狂躁。为什么？凭什么？她为了对抗那些驱逐她的虚伪的神族准备了多少年？就要倒在这样一个简单的人手中？

暴露在空气散射的光中，她身上的黑袍蒸腾起丝丝缕缕的雾气，边缘逐渐溶解消散。她紧紧地裹住身子，面色苍脆如纸，好像一碰就会碎掉。千百团黑色的雾气从她身上释放出来，飞进囚困住她的光牢，像水倒进海中，半点痕迹无存。她把黑雾凝聚到一处，形成浓郁到极点的实质黑暗，但冲进光中，也就仅仅前行了半厘米不到的距离。

“每一盏灯都至少是千瓦级别的光源，”墨湘说，“别挣扎了。”

“为什么，为什么？”她向着墨湘咆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敌人不是已经快要被打倒了吗？就算君洛还活着，我解决掉她也只是几秒钟的事情。我们不是快要胜利了吗？光明的未来不是就在眼前了吗？神族剥削和压迫的历史就要被终结了啊？你为何在此刻背叛我，为何在此刻背叛我们的革命？你的女友竹潇不是也为了这场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吗？你现在近在咫尺的胜利毁于一旦，难道不是在漠视她的信念和牺牲吗？”

“竹潇愿为之献出生命的是她自己的革命，”墨湘说，“和你的无关。她为之奋斗、冲锋、牺牲，真切地感到自己活过鲜活的生命，我为她感到喜悦。她一生最后的时光是充实而真挚的。”

对，竹潇已经死了。墨湘对自己说。她是在傍晚得到这个消息的，街上的小孩告诉她，有个英勇的疯子姐姐用生命拔掉了敌人的堡垒，给防线撕开了口子。

她燃烧般划过生命的舞台，落幕壮烈而宏大。太阳，短短的一刻，太阳曾经升起过。

“但我不认为你的革命和她的革命是一回事，”墨湘对追夜说，不屑地用手电对准她的眉心，“你甚至都不敢用红色的旗帜。虚伪到极点。”

“我怎么就和她不是一回事？我的革命怎么就不是革命？打倒神族，消灭压迫，绞死资本家，建立公有制，把产资料都还到人民手中。我们所有人，那些已经在前线死掉的战士，都是在为这个伟大的共同理想而奋斗，而现在你竟敢玷污他们的鲜血，说他们为之的革命是虚伪的？”

“没有人为了别人的革命而奋斗，”墨湘说，“所有人都是在为自己的革命和理想而战斗。他们为之流血牺牲，没有人可以否认他们的崇高，只是更显出你的虚伪和丑恶。”

追夜张开口，还想试图说些什么。墨湘打断她，“不用再废话你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言辞了，我知道你从哪里弄来的它们。那些都是前辈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在这片充满血泪的土地上流传了七十年。为了它，这个城市里弱小而顽强的人们建立起地下反抗组织，数代人用生命去守护，却最终全都毁在了你的手里。”她停顿了片刻，“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有一个出身在日神世家的青年，她身份至尊，从小品德兼优，受到良好的教育，是无人出其右的天之娇女。她不同于‘优秀’于是自然地享受着特权的贵族，不同于那些热衷于‘慈善活动’——也就是把已经吃不下的肥腻吐出去装点门面的恶臭行为——的高管巨贾。她代表家族到工厂和矿区里去视察，很快就发现社会现实和课本上书写的完全是平行的两件事，课本上讴歌着神族的繁荣伟政，现实却是工下层阶级一辈子穷困在矿洞里，沦为搬运原料的血肉机械。

“这位优秀的青年很快与家族发生了矛盾。她提出的建议一次次遭到否决，或者表面同意，但是在冗长的决议和流程中被拖延得从未执行。家族对她的态度也开始发生转变，她理所当然的继承人的位置开始动摇。最终，在逃过来自姐妹的一次暗杀后，她抛下了一切的荣华富贵，走进这片贫民的土地，开始传播她真如太阳般光耀的思想。

“神族的人一直在寻找她，但从未抓获过她的行踪。数年的地下活动和残酷的现实为她积累了相当的群众基础。七十五年前，她突然从黑暗中现身，高举红色的旗帜，率领工人们展开反叛的斗争。

“那天就好像今日的重演。压迫的势力在顷刻覆灭，人民的铁拳将它轰击得粉碎。理想的红色社会建立起来了。两年的时间里，这里进入大生产大建设时代，人民的热情空前高涨，工业极速发展，贫民区的生活比曾经富裕了数十倍。

“但两年后，那位青年就去世了。她在最后的决战中落下了太多的伤。她最信任的战友接过了她的位置。

“很快，人们就感觉到一切又不对了。随着‘振兴经济’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私人企业的重新形成，大型的集团重新出现在城市间，轻易地夺走了工人们在两年间创造的巨额财富。而那些集团的主人们，恰恰是曾被打倒的神族。当年那位青年仁慈地松开了本可以将他们送入坟墓的手，而今他们重聚在青年的坟头，摆满搜刮来的饕餮盛宴，开始载歌载舞。

“那个红色的理想就好像一场短暂的梦。虚假的名头还被维持了十年之久，在这十年里，各地不乏挺身反抗的青年，但他们的力量太弱小。革命中创造的力量和财富都落到腐败者的手中，又反过来对抗革命。十年之后，这个虚假的名头也不再被需要了，城市重新恢复过去的体制，神族再次登上权力的顶点，一切就好像从未发生过。”

“而你，追夜，”墨湘说，“你从一开始就让人察觉到不对劲。红色的旗帜被你改成黑色，五角星变成了六芒星。宣传的思想同七十年前的别无二致，在地下疯狂扩张军事力量的同时毫无内部政制的建树。你的确能凭借着人民的力量摧毁那座通天塔，然后呢？你又打算什么时候偷走人们鲜血凝结的果实呢，两年以后？还是一个半月都等不了？”

追夜试图说些什么，却又吐不出一个字。她徒劳地张张嘴，只感到口腔也再散射光的灼烧里疼痛。

其实我也很可怜，追夜想说。我不觉得我做的一切有什么不合理。我受过背叛和压迫，现在报复他们，然后夺回我过去的权力，有什么不合理吗。

墨湘按下手电筒的开关。三乘十的八次方每秒，洞穿追夜的眉心。她的身躯开始解体，血肉溶解为黑色的雾气，缕缕蒸腾，消散在虚空中。黑色的身躯越缩越小，渐渐地只剩下一个拳头大小的模糊圆球。墨湘又用手电筒照了照，圆球破裂开来。

从圆球的内部，翩翩飞出一只银白色的蝴蝶。她的翅膀上残留着黑色的物质，轻盈地穿过光牢，于是清洗掉所有的污垢。皎洁而优雅，她柔美地飞舞在纯净的夜空中，向着北方飞去。

“舞雪。”墨湘呢喃道。

她熄灭了所有的灯。这些强光设备耗尽了竹潇留给她的财产。空置在废弃的居民楼间，她不想再去清理。

她走到小巷的尽头，推开那扇门。她在黑暗里摩挲着墙壁，最后重新拧开手电，发现这里没有安装电灯。

也好。她从巷口取回带来的纸箱，满装着她和竹潇的诗稿，有的纯白，有的已经泛黄。她一张张地把诗稿铺满小屋的地面，跪在地面上，一边铺，一边读。拙劣不堪的文字，从她和竹潇放浪的岁月回溯，一直到她的高中时代，在窗前写下的矫揉造作言之无物的东西。残缺的理想，破烂。

她站起身，手稿铺满了小屋的每一寸。她划燃一根火柴，丢在地上。火焰卷上诗稿的页脚，升腾起来。

她走到门边，打开窗，抓起箱子中剩余的手稿，一把把向火焰丢去。屋内的烈焰猛然升腾，卷起一阵阵烈风，四周的纸张被风吹向火焰的中央。她抬起箱子，把所有剩下的手稿全都扔在火堆上。

火堆的顶端，燃烧将尽的诗页残篇飞腾起来，像是黑色的蝴蝶。

墨湘转身，提起门边准备好的行李箱，向着夜中的群山走去。

（全文完）